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卷五十三

子部五

兵家類

握奇經

臣等謹案握奇經一作握機經一作握機經舊本題風后撰漢丞相公孫弘解
晉西平太守馬隆述讚案漢書藝文志兵家陰陽風后十三篇班固自注曰圖
二卷依託也並無握奇經之名且十三篇七略著錄固尚以爲依託則此經此
解七略不著錄者其依託更不待辨矣馬隆述讚隋志亦不著錄則亦猶公孫
弘解也考唐獨孤及毘陵集有八陣圖記曰黃帝順煞氣以作兵法文昌以命
將風后握機制勝作爲陣圖故八其陣所以定位也衡抗於外軸布於內風雲
附其四維所以備物也虎張翼以進蛇向敵而蟠飛龍翔鳥上下其旁所以致
用也至若疑兵以固其餘地游軍以案其後列門具將發然後合戰弛張則二

廣迭舉掎角則四奇皆出云云所說乃一一與此經合疑唐以來好事者因諸葛亮八陣之法推演爲圖託之風后其後又因及此記推衍以爲此經併取記中握機制勝之語以爲之名宋史藝文志始著於錄其晚出之顯證矣高似孫子略曰馬隆本作幄機序曰幄者帳也大將所居言其事不可妄示人故云幄機則因握幄字近而附會其文今本多題曰握奇則又因經中有四爲正四爲奇餘奇爲握奇之語改易其名也乾隆四十七年九月恭校上

六韜

臣等謹案六韜六卷舊本題周呂望撰考莊子徐無鬼篇稱金版六韜經典釋文曰司馬彪崔譔云金版六韜皆周書篇名本又作六韜謂太公六韜文武虎豹龍犬也案今本以文武龍虎豹犬爲次與陸德明所注不同未詳孰是謹附識於此則戰國之初原有是名然即以爲太公六韜未知所據漢書藝文志兵家不著錄惟儒家有周史六韜六篇班固自注曰惠襄之間或曰顯王時或曰孔子問焉則六韜別爲一書顏師古

注以今之六韜當之毋亦因陸德明之說而牽合附會歟三國志先主傳注始

稱閒暇歷觀諸子及六韜商君書益人志意隋志始載太公六韜五卷注曰梁

六卷周文王師姜望撰唐宋諸志皆因之今考其文大抵詞意淺近不類古書

中間如避正殿乃戰國以後之事將軍二字始見左傳周初亦無此名案路史有虞舜

時伯益為百蟲將軍之語其依託之迹灼然可驗然晁公武讀書志稱元豐中

以六韜孫子吳子司馬法黃石公三略尉繚子李衛公問對頒行武學號曰七

書則其來已久談兵之家恒相稱述今故仍錄存之而備論其踳駁如右乾隆

四十七年九月恭校上

孫子 吳子 司馬法

臣等謹案孫子一卷周孫武撰考史記孫子列傳載武之書十三篇而漢書藝

文志乃載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圖九卷故張守節正義以十三篇為上卷又有

中下二卷杜牧亦謂武書本數十萬言皆曹操削其繁賸筆其精粹以成此書

然史記稱十三篇在漢志之前不得以後來附益者爲本書牧之言固未可以爲據也此書注本極夥隋書經籍志所載自曹操外有王凌張子尙賈詡孟氏沈友諸家唐志益以李筌杜牧陳皞賈林孫鎬諸家馬端臨經籍考又有紀變梅堯臣王皙何氏諸家歐陽修謂兵以不窮爲奇宜其說者之多其言最爲有理然至今傳者寥寥應武舉者所誦習惟坊刻講章鄙俚淺陋無一可取故今但存其本文著之於錄武書爲百代談兵之祖葉適以其人不見於左傳疑其書乃春秋末戰國初山林處士之所爲然史記載闔閭謂武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則確爲武所自著非後人嫁名於武也

臣等謹案吳子一卷周吳起撰事蹟見史記列傳太史公稱起兵法世多有而不言篇數漢藝文志載吳起四十八篇隋志作一卷賈詡註唐志並同鄭樵通志略又有孫鎬註一卷晁公武讀書志則作三卷稱唐陸希聲類次爲之說圖國料敵治兵論將變化勵士凡六篇案今世所行本其篇第並與讀書志相合

惟變化作應變疑公武所記有誤至四十八篇之數不知何時散佚今已不可考矣起殺妻求將鬻臂盟母其行事殊不足道然嘗學於曾子故所論較爲精粹與戰國術士專事智術詐譎者判然有殊如對魏武侯則曰在德不在險論制國治軍則曰教之以禮勵之以義論爲將之道則曰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備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約大抵持議正大猶有先王節制之遺高似孫子略謂其尙禮義明教訓或有得於司馬法誠此書之定評也

臣等謹案司馬法一卷舊題齊將司馬穰苴撰今考史記穰苴列傳稱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然則是書乃齊威王使其臣所追輯隋唐諸志皆以爲穰苴所自撰者非也漢志稱軍禮司馬法百五十五篇陳師道以傳記所載司馬法之文今本皆無之而疑其非齊之全書然其言大抵據道依德本仁祖義所謂明白正大廓然王者之規三代行軍用師之大經大法猶藉存什一於千百文章亦闕深簡括詞旨嚴肅

非後人所能作班固序兵權謀十三家形勢十一家陰陽十六家技巧十三家獨取此書入禮類亦以其說多與周官相出入爲五禮之一故特加分析不使其與縱橫變詐之術同類而並道耳雖胡應麟惜其以穰苴所言參伍於仁義禮樂之中謂不免懸疣附贅然其大旨純正在兵家之中固最爲近古矣隋唐志俱作三卷今以篇頁無多併爲一卷云乾隆四十七年十月恭校上

尉繚子

臣等謹案尉繚子五卷周尉繚撰其人當六國時不知其本末或曰魏人以天官篇有梁惠王問知之或又曰齊人鬼谷子之弟子劉向別錄又云繚爲南君學未詳孰是也漢志雜家有尉繚二十九篇隋志作五卷唐志作六卷亦並入於雜家鄭樵譏其見名而不見書馬端臨亦以爲然然漢志兵形勢家內實別有尉繚三十一篇故胡應麟謂兵家之尉繚即今所傳而雜家之尉繚並非此書今雜家亡而兵家獨傳鄭以爲孟堅之誤者非也特今書止二十四篇與所

謂三十一篇者數不相合則後來已有所亡佚耳其書大旨主於分本末別賓主明賞罰所言往往有合於正如云兵不攻無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又云兵者所以誅暴亂禁不義也兵之所加者農不離其田業賈不離其肆宅士大夫不離其官府故兵不血刃而天下親皆戰國談兵者所不道而兵令一篇於誅逃之法尤詳亦可想見其節制周氏涉筆謂雖未純王政亦庶幾能窺見本統者自孫武吳起而下未有能通之者也其書坊行本無卷數今依隋志之目分爲五卷略存其舊焉乾隆四十七年四月恭校上

黃石公三略

臣等謹案黃石公三略三卷始見於隋書經籍志云下邳神人撰成氏注唐宋藝文志所載並同相傳其源出於太公圯上老人以一編書授張良者即此本宋時嘗頒之武學與孫吳諸子並稱七書而先儒多疑其僞作蓋自漢以來兵家之言往往以黃石公爲名史志所載有黃石公記三卷黃石公略注三卷黃

石公陰謀乘斗魁剛行軍祕一卷黃石公神光輔星祕訣一卷又兵法一卷三
鑑圖一卷兵書統要一卷今雖多亡佚不存然大抵出於附會是書文義不古
當亦後人依仿而託之者鄭瑗井觀瑣言稱其純是剽竊老氏遺意迂緩支離
不適於用其知足戒貪等語蓋因子房之明哲而爲之辭非子房反有得於此
其非圯橋授受之書明甚然戴少望作將鑑謂三略通於道而適於用可以立
功而保身真德秀亦謂其言治國養民法度與儒者指意不悖皆信其真出自
先秦以前蓋以其詞意簡當頗能闡發黃老之本旨且後漢光武帝詔書已引
黃石公柔能制剛弱能制強之語實出此書所載軍讖之文則其來亦已遠矣
今故仍錄而存之焉

三略直解附

臣等謹案三略直解三卷明劉寅撰寅始末未詳自題前辛亥科進士考太學
進士題名洪武辛亥有劉寅崞縣人蓋即其人張綸林泉隨筆稱太原劉寅作

六書直解證據經史辯析舛謬然則寅所著者凡六書此其一種也三略一書漢志不著於錄張商英僞作素書託盜者得之張良冢中而以稱三略出黃石公者爲誤寅辨其雜取子書中語更換字樣聯屬之詆商英言涉虛無其說堂矣然必以三略爲出太公至黃石公始授張良於書中引越王句踐投醪飲士一事無以爲解則指爲黃石公所附益又遁其說以爲句踐以前或別有投醪之事今不可考則其誣與商英等矣然真德秀西山集有是書序亦以爲雖非太公作而當爲子房之所受則寅說亦有所自來也其著書大旨出於黃老務在沈幾觀變先立於不敗以求敵之可勝操術頗巧兵家或往往用之寅之註亦頗能發明此意又能參校諸本註其異同較他家所刻亦特詳贍中有闕字無可考補今亦姑仍之焉乾隆四十七年五月恭校上

黃石公素書

臣等謹案黃石公素書一卷舊本題黃石公撰宋張商英註分爲六篇一曰原

始二曰正道三曰求人之志四曰本德宗道五曰遵義六曰安禮黃震日鈔謂其說以道德仁義禮五者爲一體雖於指要無取而多主於卑謙損節背理者寡張商英妄爲訓釋取老子先道而後德先德而後仁先仁而後義先義而後禮之說以言之遂與本書說正相反其意蓋以商英之註爲非而不甚斥本書之僞然觀其後序所稱圯上老人以授張子房晉亂有盜發子房冢於玉枕中得之始傳人間又稱上有祕戒不許傳於不道不仁不聖不賢之人若非其人必受其殃得人不傳亦受其殃尤爲道家鄙誕之談故晁公武謂商英之言世未有信之者至明都穆聽雨紀談以爲自晉迄宋學者未嘗一言及之不應獨出於商英而斷其有三僞胡應麟筆叢亦謂其書中悲莫悲於精散病莫病於無常皆仙經佛典之絕淺近者蓋商英嘗學浮屠法於從悅喜講禪理此數語皆近其所爲前後註文本文亦多如出一手以是核之其即爲商英所僞撰明矣以其言頗切理又宋以來相傳舊本姑錄存之備參考焉乾隆四十七年九

月恭校上

李衛公問對

臣等謹案李衛公問對三卷唐司徒并州都督衛國景武公李靖所對太宗問兵事而後人錄以成書者也靖少爲其舅韓擒虎所知謂孫武不是過卒爲唐初名將史稱所著兵法世無完書惟通典中略見大概此書出於宋初大抵因杜氏所有者而附益之何遠春渚紀聞謂蘇軾嘗言世傳王通元經關子明易傳及此書皆阮逸所僞撰蘇洵曾見其草本馬端臨據四朝國史兵志謂神宗熙寧間嘗詔樞密院校正此書似非逸所假託胡應麟筆叢則又稱其詞旨淺陋猥俗最無足采阮逸亦不應鄙野至此當是唐末宋初村儒俚學掇拾貞觀君臣遺事而爲之諸說紛紜多不相合其果出阮逸與否固未可定而非靖所自著則絕無可疑特其所言分別奇正指畫攻守變易主客於兵家術法頗見詳盡亦不至遂如胡應麟所詆鄭瑗謂問對之書雖僞然必出於有學識謀略

者之手斯言較爲得之唯宋代遽立之學官使與孫吳並稱雜然無別斯則不免失於詳考耳世所行本不分卷數今依文獻通考定爲三卷仍著之於錄以備兵書之一種焉乾隆四十七年四月恭校上

太白陰經

臣等謹案太白陰經八卷唐李筌撰筌有陰符經註別著錄此編乃其自著談兵之書也考唐書藝文志及宋史藝文志皆云太白陰經十卷而此本止八卷疑非完帙然核其篇目始于天地陰陽險阻終于雜占首尾完具又似無所闕佚者殆後人遞相傳寫有所合併故卷數不同歟兵家者流大抵以權謀相尙儒家者流又往往持論迂闊諱言軍旅蓋兩失之筌此書先言主有道德後言國有富強內外兼修可謂持平之論其人終于布衣其術亦未有所試不比孫吳穰苴李靖諸人以將略表見于後世然杜佑通典兵類取通論二家一則李靖兵法一卽是經其攻城具篇則取爲攻城具守城具篇築城篇鑿濠篇弩臺

篇烽燧臺篇馬鋪土河篇游奕地聽篇則取爲守拒法水攻具篇則取爲水戰
具濟水具篇則取爲軍行渡水火攻具篇火戰具篇則取爲火兵井泉篇則取
爲識水泉宴娛音樂篇則取爲聲感人則佑之採用此書與李靖之書無異其
必有以取之矣靖之兵法宋時已殘闕舛訛筌此經至今猶存惟篇首陰經總
序及天地無陰陽篇有錄無書今亦姑仍原本錄之焉乾隆四十七年十月恭

校上

武經總要

臣等謹案武經總要四十卷宋曾公亮丁度等奉勅撰晁公武讀書後志稱康
定中朝廷恐羣帥昧古今之學命公亮等採古兵法及本朝計謀方略凡五年
奏御仁宗御製序文其書分前後二集前集制度十五卷邊防五卷而十六卷
十八卷各分上下後集故事十五卷占候五卷仁宗爲守成令主然武事非其
所長公亮等亦但襄贊太平未嫻將略所言陣法戰具其制彌詳其拘牽彌甚

大抵所謂檢譜角觚也至于諸蕃形勢皆出傳聞所言道里山川以今日考之亦多刺謬然前集備一朝之制度後集具歷代之得失亦有足資考證者讀書後志別載王洙武經聖略十五卷方寶元中西邊用兵詔洙編祖宗任將用兵邊防事迹爲十二門今已佚南渡以後又有御前軍器集模一書今惟造甲法二卷造神臂弓法一卷尙載永樂大典中其餘亦佚宋一代朝廷講武之書存者惟此編而已固宜存與史志相參也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恭校上

虎鈴經

臣等謹案虎鈴經二十卷宋許洞撰洞字淵夫吳興人登咸平三年進士爲雄武軍推官免歸尋召試中書改烏江縣簿坐事變姓名隱中條山龔明之中吳紀聞謂洞平生以文章自負所著詩篇甚多歐陽修嘗稱爲俊逸之士者是也是書卷首有洞進表及自序大意謂孫子兵法奧而精學者難于曉用李筌太白陰符經論心術則祕而不言談陰陽又散而不備乃演孫李之要而撮天時

事之變備舉其占凡六壬遁甲星辰日月風雲氣候風角鳥情以及宣文設奠醫藥之用人馬相法莫不具載積四年書成凡二百十篇分二十卷名曰虎鈴經大都彙輯前人之說而參以己意惟第九卷所載飛鶚長虹重覆八卦四陣及飛轅塞諸圖爲洞自創耳其四陣統論自以爲遠勝李筌所纂其間亦多迂闊誕渺之說不足見諸施行然考漢書藝文志兵家者流有兵權謀兵形勢陰陽諸類凡七百餘篇蓋古來有此專門之學今漢志所錄者久已亡佚而洞獨能掇拾遺文撰次成帙不可謂非一家之言錄而存之亦足以備一說也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恭校上

何博士備論

臣等謹案何博士備論二卷宋何去非撰去非字正通浦城人元豐五年以特奏召廷試除右班殿直武學教授博士元祐四年以蘇軾薦換承奉郎五年出爲徐州教授軾又奏進所撰備論薦爲館職不果行是編即軾所奏進者軾狀

稱二十八篇此本僅二十六篇蓋佚其二也去非本以對策論兵得官故是編皆評論古人用兵之作其文雄快踔厲風發泉涌去蘇氏父子爲近蘇洵作六國論咎六國之賂秦蘇轍作六國論咎四國之不救去非所論乃兼二意其旨尤相近故軾屢稱之卷首惟載軾薦狀二篇所以誌是書之緣起也卷末有明歸有光跋深譏是論之謬且以元符政和之敗歸禍本於去非夫宋之釁由於用兵而致釁之由則起於狃習晏安廢弛武備驅不可用之兵而戰之故一試而敗再試而亡南渡以後卒積弱以至不振有光不咎宋之潰亂由士大夫不知兵而轉咎人之談兵明代通儒所見如是明所由亦以弱亡歟乾隆四十七年十月恭校上

守城錄

臣等謹案守城錄四卷宋右正議大夫陳規在德安禦寇事蹟也規字元則密州安邱人中明法科靖康末金兵南下荆湖諸郡所在盜起規以安陸令攝守

事連敗劇寇建炎元年除知德安府擢鎮撫使羣盜先後來攻隨機捍禦皆摧破去尋召赴行在又出知順昌與劉錡同卻金兵又移知廬州兼淮西安撫使卒乾道中追封忠利智敏侯立廟德安事蹟具宋史本傳是書凡分三種首爲規所撰靖康朝野僉言後序朝野僉言本夏少曾作備載靖康時金人攻汴始末規在順昌見之痛當日大臣將帥捍禦失策因條列應變之術附於各條下謂之後序徐夢莘嘗採入北盟會編一百三十九卷中然其文與此大同小異疑傳錄者有所刪潤也次曰守城機要亦規所作皆論城郭樓櫓制度及攻城備禦之方宋史本傳載規有攻守方略傳世疑即此書次曰建炎德安守禦錄乃瀏陽湯璠所作璠淳熙十四年進士官德安教授尋訪規守城遺十作爲此書紹熙四年除太學錄乃表上之案規本傳載乾道八年詔刻規德安守城錄頒天下爲諸守將法藝文志亦別有劉荀建炎德安守禦錄三卷而無璠書之名疑荀所撰者即乾道所頒之本璠書上於紹熙時距乾道已二十餘年或又

據荀書而重加增定歟三書本各自爲帙不知何人始併爲一編觀書末識語則寧宗以後人所輯矣宋自靖康板蕩寓內淪胥規獨能支柱經年不可謂非善於備禦然此僅足爲守一城乘一障者應變之圖而不足爲有國有家者固圉之本當時編爲程式原欲令沿邊肄習漸保殘疆然至元師南下直破臨安爲東京之續卒未聞有一人登陴以抗敵者豈非本根先撥雖有守禦之術亦無所用歟伏讀 睿題闡發精微決汴梁喪敗之由申守在四夷之訓然後知保邦謔命自有常經區區輸攻墨守之技固其末務矣謹錄存是帙以不沒規一事之長並恭錄 宸翰弁於簡端俾天下萬世知 聖人之所見者大也乾

隆四十六年十一月恭校上

武編

臣等謹案武編十卷明唐順之編順之有右編已著錄是書皆論用兵指要分前後二集前集六卷自將士行陣至器用火藥軍需雜術凡五十四門後集徵

述古事自料敵撫士至堅壁摧標凡九十七門體例略如武經總要所錄前人
舊說自孫吳穰苴李筌許洞諸兵家言及唐宋以來名臣奏議無不摭集史稱
順之于學無所不窺凡兵法弧矢壬奇禽乙皆能究極原委故言之具有本末
其應詔起爲淮揚巡撫勦倭也負其宿望虛憍恃氣一戰而幾爲寇困賴胡宗
憲料其必敗伏兵豫救得免殆爲宗憲玩諸股掌之上然其後部署既定亦頗
能轉戰蹙賊捍禦得宜著有成效究非房瑄劉秩迂繆債轅者可比是編雖紙
上之談亦多由閱歷而得固未可槩以書生之見目之矣乾隆四十七年九月

恭校上

陣紀

臣等謹案陣紀四卷明何良臣撰良臣字惟聖揚州人是編皆述練兵之法一
卷曰募選束伍教練致用賞罰節制二卷曰奇正虛實衆寡卒伍技用三卷曰
陣宜戰令戰機四卷曰摧陷因勢車戰騎戰步戰水戰火戰夜戰山林谷澤之

戰風雨雪霧之戰凡二十三類共六十六篇明之中葉武備廢弛疆圉有警犬
抵鳩烏合以赴敵十出九敗故良臣所述切切以選練爲先其所列機要亦多
即中原野戰立說夫事機萬變應在一心蘇軾所謂神兵非學到自古不留訣
也明代談兵之家自戚繼光諸書外往往摺摭陳言橫生鄙論如湯光烈之掘
穿藏錐彭翔之木人火馬殆如戲劇惟良臣嘗身在軍中目睹形勢非憑虛理
斷攘袂坐談者可比在明代兵家猶爲切實近理者矣乾隆四十七年三月恭

校上

江南經略

臣等謹案江南經略八卷明鄭若曾撰若曾有籌海圖編別著錄是編爲江南
倭患而作而兼及防禦土寇之事凡八卷每卷又分二子卷卷一之上爲兵務
總要卷一之下爲江南內外形勢總考卷三之上至卷六之下分蘇州常州松
江鎮江四府所屬山川險易城池兵馬各附以土寇要害卷七上下論戰守事

宜卷八上下則雜論戰具戰備而終以水利積儲與蘇松之浮糧明季武備廢弛倭寇恒以數十人橫行海上州縣莫敢撓鋒土寇亦乘之不靖若曾此書蓋專爲當時而言故多一時權宜之計然所列江海之險要道路之衝僻守禦之緩急則地形水勢今古略同未嘗不足以資後來之考證究非若紙上空談檢譜而角觝者也隆慶二年應天巡撫林潤與巡按御史董堯封嘗爲具奏梓行此本即潤等所刊每篇之末皆附潤評大抵皆同疣贅今悉芟不錄焉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恭校上

紀效新書

臣等謹案紀效新書十八卷明戚繼光撰是書乃其官浙江參將時前後分防寧波紹興台州金華嚴州諸處練兵備倭時所作首爲申請訓練公移三篇所謂提督阮者阮一鶚所謂總督軍門胡者胡宗憲也次爲或問題下有繼光自注云束伍既有成法信於衆則令可申苟一字之種疑則百法之是廢故爲或

問以明之蓋明人積習惟務自便其私而置國事於不問故已在事中則攘功避過以身之利害爲可否以心之愛憎爲是非已在事外則嫉忌成功惡人勝己吠聲結黨倡浮議以掣其肘繼光恐局外阻撓敗其成績故反覆論辨冠之簡端蓋爲當時文臣發也其下十八篇曰東伍曰操令曰陣令曰諭兵曰法禁曰比較曰行營曰操練曰出征曰長兵曰牌笏曰短兵曰射法曰拳經曰諸器曰旌旗曰守哨曰水兵各系以圖而爲之說皆閱歷有驗之言故曰紀效其詞率如口語不復潤飾蓋宣諭軍衆非如是則不曉耳或問第一條云開大陣對大敵比場中較藝擒捕小賊不同千百人列陣而前勇者不得先怯者不得後只是一齊擁進轉手皆難焉能容得左右動跳一人回頭大衆同疑焉能容得或進或退可謂深明形勢不爲韜略之陳言第四篇中一條云若犯軍令便是我的親子姪也要依法施行厥後竟以臨陣回顧斬其長子可謂不愧所言矣宜其所向有功也乾隆四十七年十月恭校上

練兵實紀

練兵雜紀

臣等謹案練兵實紀九卷雜紀六卷明戚繼光撰繼光字元敬世襲登州衛指揮僉事歷官薊州永平山海等處地方總兵官中軍都督府左都督進太子太保事蹟具明史本傳考隆慶二年繼光以都督同知總理薊州昌平保定三鎮練兵事至鎮上疏請浙東殺手礮手各三千再募西北壯士馬軍五枝步軍十枝專聽訓練此書乃載其練兵實效一練伍法二練膽氣三練耳目四練手足五練營陳六練將其附載雜紀一儲將通論二將官到任三登壇口授四軍器制解五車步騎解蓋繼光爲將精於訓練臨事則飄發電舉當世稱爲戚家軍今以此書考其守邊事蹟無不相符非泛撫輶略常談者比繼光初到鎮疏有云教兵之法美觀則不實用實用則不美觀此書標曰實紀徵實用也考登壇口授云時惟庚午夏六月諸邊新臺肇建過半奏奉暫停以舉練事庚午爲隆慶四年又考繼光請刊此書移文云擬定教練已經二年今將條約通集成帙

則是書成於隆慶五年辛未矣明史本傳稱薊鎮十七年中易大將十人率以
罪去繼光在鎮十六年邊備修整薊門晏然繼之者踵其成法數十年得無事
又稱所著紀效新書練兵事實談兵者遵用焉此本題曰練兵實紀與史不同
或史偶誤一字歟乾隆四十七年十月恭校上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卷五十四

子部六

管子法家類

管子

臣等謹案管子二十四卷舊本題管仲撰晁公武讀書志曰其書載管子將沒對桓公之語疑後人續之葉適水心集亦曰管子非一人之筆亦非一時之書以其言毛嫫西施吳王好劍推之當是春秋末年今考其文大抵後人附會多於仲之本書其他姑無論即仲卒於桓公之前而篇中處處稱桓公其不出仲手已無疑義矣書中稱經言者九篇稱外言者八篇稱內言者九篇稱短語者十九篇稱區言者五篇稱雜篇者十一篇稱管子解者五篇稱管子輕重者十九篇意其中孰爲手撰孰爲記其緒言如語錄之類孰爲述其逸事如家傳之類孰爲推其義旨如箋疏之類當時必有分別觀其五篇明題管子解者可以

類推必由後人混而一之致滋疑竇耳劉向所校本八十六篇至宋已亡十篇
明人所刊往往顛倒其篇次如以牧民解附牧民篇下形勢解附形勢篇下之
類不一而足彌爲竄亂失真此本爲萬歷壬午趙用賢所刊稱由宋本翻雕前
有紹興己未張嶠跋云舛脫甚衆頗爲是正用賢序又云正其脫誤者逾三萬
言則屢經點竄已非劉向所校之舊然終逾於他氏所妄更者在近代猶善本
也舊有房玄齡註晁公武以爲尹知章所託然考唐藝文志玄齡註管子不著
錄而所載有尹知章註管子三十卷則知章本未託名殆後人以知章人微玄
齡名重改題之以炫俗其文淺陋頗不足采以古來無他註本明劉績所補註
亦僅小有糾正未足相代故仍舊本錄之焉乾隆四十七年五月恭校上

管子補注

臣等謹案管子補注二十四卷明劉績撰績字用熙號蘆泉江夏人弘治寅戌
進士官至鎮江府知府管子舊注本或稱房玄齡或稱尹知章張嶠跋其後曰

管子書多古字如專作搏忒作貸宥作侑況作兄釋作澤此類甚衆大匡載召忽語曰雖得天下吾不生也兄與我齊國之政也注乃謂召忽呼管仲爲兄曰澤命不渝注乃以爲恩澤之命不可徧舉黃震日鈔曰管子注釋最多牴牾四傷之篇誤名百匿而以四傷名七法之篇幼官篇首章云若因夜虛守靜人物則皇其後方之圖本可覆也乃衍人物二字不知參對乃以夜虛爲句守靜人物爲句而曲爲之說曰聽候人物也幼官五圖以形生理爲句而中央之注獨以形生屬上文明法篇以比周以相匿爲句而下又云是故忘生死交其後方之明法解可覆也乃以相爲匿是爲句而曲爲之說曰匿公是而不行也五法之章曰天下不患無財患無人以分之分地之利乃釋云可以分與財者賢人也立政之章曰道塗無行禽指人言之謂其爲能行之禽耳乃釋云無禽獸之行版法篇云悅在施愛有衆在廢私今因缺文而云悅在施有衆在廢私不成文矣云云其抉摘皆中理績本之以作是注故於舊解頗有匡正皆附于玄齡

原注之後以續案別之雖其循文詮解於訓詁亦罕所考訂而推尋意義務求明愜較原注所得則已多矣案明有兩劉績一爲山陰人字孟熙千頃堂書目載此書於劉績名下注江夏人則爲字用熙者無疑坊刻或題曰宋劉績者誤也乾隆四十七年五月恭校上

鄧子

臣等謹案鄧子一卷周鄧析撰析鄭人列子力命篇曰鄧析操兩可之語設無窮之詞子產執政作竹刑鄭國用之數難子產之治子產屈之子產執而戮之俄而誅之劉歆奏上其書案高似孫子略誤以此奏爲劉向今據書錄解題改正則曰於春秋左氏傳昭

公二十年而子產卒子太叔嗣爲政定公八年太叔卒駟歆嗣爲政明年乃殺鄧析而用其竹刑然則列子爲誤矣其書漢志作二篇今本仍分無厚轉辭二篇而併爲一卷然其文節次不相屬似亦掇拾之本也其言如天於人無厚君於民無厚父於子無厚兄於弟無厚勢者君之輿威者君之策則其旨同於申

韓如令煩則民詐政擾則民不定心欲安靜慮欲深遠則其旨同於黃老然其
大旨主於勢統於尊事覈於實於法家爲近故竹刑爲鄭所用也至於聖人不
死大盜不止一條其文與莊子同析遠在莊周以前不應預有勦說而莊子所
載又不云鄧析之言或篇章殘缺後人據莊子以足之歟乾隆四十七年十月
恭校上

商子

臣等謹案商子五卷舊本題秦公孫鞅撰鞅事迹具史記鞅封于商號商君故
漢志稱商君二十九篇其稱商子則自隋志始也陳振孫書錄解題云漢志二
十九篇今二十八篇已亡其一晁公武讀書志則云本二十九篇今亡者三篇
讀書志成于紹興二十一年既云已缺三篇書錄解題成于宋末乃反較晁本
多二篇蓋兩家所錄各據所見之本故多寡不同歟此本自更法至定分目凡
二十有六似即晁氏之本然其中第十六篇第二十一篇又皆有錄無書則併

非宋本之舊矣史記稱讀鞅開塞書在今本爲第七篇文義甚明而司馬貞作
索隱乃妄爲之解爲晁公武所譏知其書唐代不甚行故貞不及睹又文獻通
考引周氏涉筆以爲鞅書多附會後事擬取他詞非本所論著然周氏特據文
臆斷未能確證其非今考史記稱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鞅欲反惠
王乃車裂鞅以徇則孝公卒後鞅即逃死不暇安得著書如爲平日所著則必
在孝公之世又安得開卷第一篇即稱孝公之諡殆法家者流掇鞅餘論以成
是編猶管子卒于齊桓公前而書中屢稱桓公耳諸子之書如是者多旣不得
撰者之主名則亦姑從其舊仍題所託之人矣乾隆四十七年九月恭校上

韓非子

臣等謹案韓非子二十卷周韓非撰漢書藝文志載韓子五十五篇張守節史
記正義引阮孝緒七錄載韓子二十卷篇數卷數皆與今本相符惟王應麟漢
藝文志考作五十六篇殆傳寫字誤也考史記非本傳稱非見韓削弱數以書

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
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又云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
則非之著書當在未入秦前太史公自敘所謂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者乃史家
駁文不足爲據今書冠以初見秦次以存韓皆入秦後事雖似與史記自敘相
符然傳稱韓王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下吏治非李斯使
人遣之藥使自殺計其間未必有暇著書且存韓一篇終以李斯駁非之議及
斯上韓王書其事與文皆爲未畢疑非所著書本各自爲篇非歿之後其徒收
拾編次以成一帙故在秦之作均爲收錄併其私記未完之稿亦收拾書
中名爲非撰實非非所手定也乾隆四十七年九月恭校上

疑獄集

臣等謹案疑獄集四卷補疑獄集六卷晉宰相和凝與其子中允嶸撰前有嶸
序及至正十六年杜震序陳振孫書錄解題稱疑獄三卷上一卷爲凝書中下

二卷爲幪所續今本四卷疑後人所分也補疑獄集六卷明張景所增共一百八十二條所記皆平反冤濫抉摘姦慝之事俾司憲者觸類旁通以資啓發雖人情萬變事勢靡恒不可限以成法而推尋故迹舉一反三師其意而通之於治獄亦不無裨益也書中間有案語稱訥曰者不著其姓考宋端平中桂萬榮撫凝父子所載事迹益以鄭克之折獄龜鑑編爲棠陰比事一書明景泰中吳訥又刪補之則所謂訥者乃吳訥也景旣剽掇其文不著所出又復刊削不盡是亦不去葛龔之類矣凝事迹具五代史景號西墅汝陽人嘉靖癸未進士此書爲其官監察御史時作也乾隆四十七年四月恭校上

折獄龜鑑

臣等謹案折獄龜鑑宋鄭克撰是書宋志作二十卷晁公武讀書志陳振孫書錄解題俱題作決獄龜鑑蓋一書而異名者也大旨以五代和凝疑獄集及其子幪所續均尙未詳盡因採綴舊文補苴其闕分二十門其間論斷雖意主尙

德緩刑而時或偏主於寬未能悉協中道所輯故實務求廣博多有出於正史之外者而亦或兼收瑣細未免猥雜然究悉物情用廣見聞而資觸發較和氏父子之書特爲賅備晁公武讀書志稱其依劉向晏子春秋舉其綱要爲之目錄體例井然亦可謂有條不紊者矣書錄解題載其目凡二百七十六條三百九十五事今世所傳鈔本祇存五門餘皆散佚惟永樂大典所載尙爲全書而已經合併連書二十卷之界限不復可考謹詳加校訂析爲八卷卷數雖減於舊其文則無所缺失也乾隆四十六年四月恭校上

棠陰比事

臣等謹案棠陰比事一卷附錄一卷宋桂萬榮撰明吳訥刪補萬榮鄞縣人由餘干尉仕至朝散大夫直寶章閣知常德府訥字思菴常熟人由太醫院醫士擢監察御史官至右都御史是集前有嘉定四年萬榮自序稱取和魯公父子疑獄集參以開封鄭公折獄龜鑑比事屬詞聯成七十二韻又有端平甲午重

刻自序稱以尙右郎陞對理宗諭以嘗見是書深相褒許因有求其本者以銀梓星江遠莫之致是用重刻流布其書仿唐李瀚蒙求之體括以四字韻語便於記誦而自爲之注凡一百四十四條皆古來剖析疑獄之事明景泰間吳訥以其徒拘聲韻對偶而敘次無義乃刪其不足爲法及相類複出者存八十條以事之大小爲先後不復以叶韻相從其注亦稍爲點竄又爲補遺二十三事附錄四事別爲一卷萬榮書中附論七條首五條辨析律意末二條則推論他事然不應僅首尾有此數條中間全置不議或傳寫又有所刪佚歟第四條下注云存中宋人不書時代後同不類萬榮之語當亦訥所加也訥所續二十七條每條各有評語附於題下其書雖略於和嶮諸家而敘述明白較嶮等乃爲簡切亦折獄者所宜取裁也乾隆四十七年十月恭校上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卷五十五

子部七

農家類

齊民要術

臣等謹案齊民要術十卷後魏高平太守賈思勰撰自序稱起自耕農終於醯醢資生之樂靡不畢書凡九十二篇今本乃終於五穀果蔬非中國物者自序又稱商賈之事闕而不錄今本貨殖一篇乃列於第六十二莫知其義中第三十篇爲雜說而卷端又列雜說數條不入篇數一名再見於例殊乖其詞亦鄙俗不類疑後人所竄入然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其治生之道不仕則農爲名言則宋本已有之未能詳也思勰序不言作註亦不云有音今本句下之註有似自作然多引及顏師古者考文獻通考載李燾孫氏要術音義解釋序曰奇字錯見往往艱讀今運使祕丞孫公爲音義解釋略備則今本之註蓋孫氏之書

而其名不可考耳錢曾讀書敏求記云嘉靖甲申刻齊民要術於湖湘首卷簡端周書曰云云原係細書夾註今刊作大字毛晉津逮祕書亦然今以第二篇至六十篇之例推之其說良是則又以孫氏之註爲思總之書矣蓋書多奇字自王世貞已費檢核輾轉訛脫理固有所不免也乾隆四十七年五月恭校上

農書

臣等謹案農書三卷附蠶書一卷此書影宋鈔農本書題曰陳旉撰宋史藝文志亦同陳振孫書錄解題作西山隱居全眞子陳旉撰未詳何人永樂大典所載則作陳敷考漢郊祀歌朱明旉與顏師古注曰旉古數字永樂大典蓋改古文從今文陳氏作旉則字形相近而訛也首有自序佚其前二頁末有洪興祖後序及旉自跋與祖序稱西山陳居士於六經諸子百家之書釋老氏黃帝神農氏之學貫穿出入徃往成下誦至術數小道亦精其能平生讀書不求仕進所至即種藥治圃以自給又稱其紹興己巳年七十四則南北宋間處士也自

序稱此書非騰口空言誇張盜名如齊民要術四時纂要迂疎不適用之比其自命殊高今觀其書上卷泛言農事中卷論養牛下卷論養蠶大抵泛陳大要引經史以證明之虛論多而實事少殊不及齊民要術之典賅詳明遽詆前人殊不自量然所言亦頗有入理者宋人舊帙久無刊本姑存備一家可也未有蠶書一卷宋秦湛撰湛字處度高郵人秦觀之子也所言蠶事頗詳宋志與真書各著錄不知何人以綴真書後合爲一編其說與真書下篇可以互相補苴今亦仍並錄之焉乾隆四十七年十月恭校上

農桑輯要

臣等謹案農桑輯要七卷元世祖時司農司撰以頒行司農司設於至元七年專掌農桑水利分布勸農官巡行郡邑察舉農事成否達於戶部以殿最牧民長官元史謂世祖即位之初首詔天下崇本抑末於是頒農桑輯要之書於民永樂大典載是書有至元十年王磐序及至順三年印行萬部官牒合之蘇天

爵元文類所載蔡文淵序則延祐元年仁宗特命刊版於江浙行省迨英宗明宗文宗一再申命頒布焉焦竑經籍志與錢曾讀書敏求記皆云七卷永樂大典作二卷非有殘缺蓋修書時併合之今仍分作七卷觀其博採經史及諸子雜家益以試驗之法考核詳贍而一一切於實用當時絕貴重之不虛也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恭校上

農桑衣食撮要

臣等謹案農桑衣食撮要二卷元魯明善撰明善元史無傳其始末未詳此本

有其幕僚導江張棨序一篇稱明善輝和爾

舊作畏吾兒今依元國語解改正

人以父字魯爲

氏名鐵柱以字行於延祐甲寅出監壽陽郡始撰是書且鈔諸梓又有明善自序則稱叨憲紀之任取所藏農桑撮要刊之學宮末署至順元年六月蓋自壽陽刊板之後閱十有七年而重付剞劂者也考幽風所紀皆陳物候夏小正所紀亦多切田功古來四民月令四時纂要諸書蓋其遺意而今多不傳至元中

頒行農桑輯要於耕種樹畜之法言之頗詳而歲用雜事僅列爲卷末一篇未爲賅備明善此書分十二月令件繫條別簡明易曉使種藝斂藏之節開卷了然蓋以陰補農桑輯要所未備亦可謂留心民事講求實用者矣乾隆四十五年九月恭校上

農書

臣等謹案農書二十二卷元永豐令王禎撰禎字伯善東平人文淵閣書目曰王禎農書一部十冊讀書敏求記曰農桑通訣六穀譜四農器圖譜十二總名曰農書此本分爲八卷割裂綴合已非其舊今依原序條目細爲區分仍作二十二卷其書典贍而有法蓋賈思勰之流圖譜中所載水器尤於實用有神又每圖之末必繫以銘贊詩賦亦風雅可誦今外間所有農務集即從是摘鈔者也唐中和節所進農書世無傳本宋人農書惟陳旉所作存元人農書永樂大典所載凡三本惟禎書華實兼該最爲詳備蓋于諸家之中特爲翹楚矣乾隆

四十七年十一月恭校上

救荒本草

臣等謹案救荒本草八卷明周王朱橚撰橚明太祖子洪武十一年封十四年
就藩開封建文時廢徙雲南成祖復其爵洪熙元年薨諡曰定明史本傳稱橚
好學能詞賦嘗作元宮詞百章以國土夷曠庶草蕃廡考核其可佐饑饉者四
百餘種繪圖上之即是書也李時珍本草綱目以此書及普濟方俱云洪武初
周憲王著考憲王有燉於仁宗初始嗣封其說殊誤是編爲嘉靖乙卯陸東所
重刊每卷又分爲前後共成四卷其見諸舊本草者一百三十八種新增者二
百七十六種皆詳核可據陸東嘗稱是書爲周憲王著蓋當時以親藩貴重刊
書皆不題名故輾轉傳訛有所不免今特爲糾正焉乾隆四十七年五月恭校

上

臣等謹案農政全書六十卷明徐光啟撰光啟有詩經六帖已著錄是編總括農家諸書衷爲一集凡農本三卷皆經史百家有關民事之言而終以明代重農之典次田制二卷一爲井田一爲歷代之制次農事六卷自營沼開墾以及授時占候無不具載次水利九卷備錄南北形勢兼及灌溉器用諸圖譜後六卷則爲泰西水法考明史光啟本傳光啟從西洋人利瑪竇學天文歷算火器盡其術崇禎元年又與西洋人龍華民鄧玉函羅雅谷等同修新法歷書故能得其一切捷巧之術筆之書也次爲農器四卷皆詳繪圖譜與王禎之書相出入次爲樹藝六卷分穀蔬蔬果等四子目次爲蠶桑四卷又蠶桑廣類二卷廣類者木棉麻苧之屬也次爲種植四卷皆樹木之法次爲牧養一卷兼及養魚養蜂諸細事次爲製造一卷皆常需日用物次爲荒政十八卷前三卷爲備荒中十四卷爲救荒本草末一卷爲野菜譜亦類附焉其書本末咸該常變有備蓋合時令農圃水利荒政數大端條而貫之匯歸于一雖采自諸書而較諸書

各舉一偏者特爲完備明史稱光啟編修兵機屯田鹽筴水利諸書又稱其負經濟才有志用世于此書亦略見一斑矣乾隆四十七年九月恭校上

泰西水法

臣等謹案泰西水法六卷明萬歷壬子西洋熊三拔撰是書皆記取水蓄水之法一卷曰龍尾車用挈江河之水二卷曰玉衡車附以專筩車曰恒升車附以雙升車用挈井泉之水三卷曰水庫記用蓄雨雪之水四卷曰水法附餘皆尋泉作井之法而附以療病之水五卷曰水法或問備言水性六卷則諸器之圖式也西洋之學以測量步算爲第一而奇器次之奇器之中水法尤切於民用視他器之徒矜工巧爲耳目之玩者又殊固講水利者所必資也四卷之末有附記云此外測量水地度形勢高下以決排江河蓄洩湖淀別爲一法或於江湖河海之中欲作橋梁城垣宮室永不圯壞別爲一法或於百里之遠疏引源泉附流灌注入於國城分枝析脈任意取用別爲一法皆別有備論茲者專言

取水未暇多及云云則其法尙有全書今未之見也乾隆四十七年十月恭校

上

野菜博錄

臣等謹案野菜博錄四卷明鮑山撰山字元則號在齊婺源人嘗入黃山築室白龍潭上七年備嘗野蔬諸味因次其品彙別其性味詳其調製著爲是編分草部二卷木部一卷草部葉可食者自大藍至秋角苗一百四十二種木部葉可食者自茶樹柯至藩籬枝五十九種花可食者自臘梅至櫛齒五種實可食者自青舍子條至野葡萄二十五種花葉可食者槐樹欒華木房木三種葉實可食者杏樹至石榴十九種花葉實俱可食者松樹至旁其五種葉皮實俱可食者榆錢至女貞實三種並圖繪其形以備荒歲蓋明之末造饑饉相仍山作此書亦仁者之用心乎所錄廣于王磐野菜譜較明周憲土救荒本草亦互有出入木饑金穰理可先知堯水湯旱數亦莫遁有備無患不厭周詳苟其有益

于民命則王道不廢焉書雖淺近要亦荒政之一端也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
恭校上

欽定授時通考

臣等謹案授時通考七十八卷乾隆二年 詔內廷翰林等編纂越六年成書
製序頒行書凡八門曰天時曰土宜曰穀種曰功作曰勸課曰蓄聚曰農餘
曰蠶桑門各有類一類之中首引經次史次子次諸家雜說皆取其切於農用
者有圖有譜有說凡自寒暑風雨之徵剛柔燥濕之等水泉灌溉之利南北早
晚之宜耕耘蒔穫之度飼育繅績之法旁及蔬果竹木之樹藝必詳必備而事
舉其重用惟其廣洵足以上裨羲和之掌旁通稼圃之學率而行之則歲皆順
成室多寧阜非獨農家者流已也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恭校上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卷五十六

子部八

醫家類一

內經素問

臣等謹案內經素問二十四卷唐王冰注漢書藝文志載黃帝內經十八篇無素問之名後漢張機傷寒論引之始稱素問晉皇甫謐甲乙經序稱鍼經九卷素問九卷皆爲內經與漢志十八篇之數合則素問之名起于漢晉間矣故隋書經籍志始著于錄也然隋志所載祇八卷全元起所注已闕其第七冰爲寶應中人乃自謂得舊藏之本補足此卷宋林億等校正謂天元紀大論以下卷帙獨多與素問餘篇絕不相通疑即張機傷寒論序所稱陰陽大論之文冰取以補所亡之卷理或然也其刺法論本病論則冰本亦闕不能復補矣冰本頗更其篇次然每篇之下必注全元起本第幾字猶可考見其舊第所注排抉隱

奧多所發明其稱大熱而甚寒之不寒是無水也大寒而甚熱之不熱是無火也無火者不必去水宜益火之源以消陰翳無水者不必去火宜壯水之主以鎮陽光遂開明代薛巳諸人探本命門之一法其亦深于醫理者矣冰名見新唐書宰相世系表稱爲京兆府參軍林億等引人物志謂冰爲太僕令未知孰是然醫家皆稱王太僕晁公武讀書志獨作王砮杜甫集亦有此名然唐宋志皆作冰而世傳宋槧本亦作冰字或公武因杜詩而誤歟乾隆四十七年五月恭校上

靈樞經

臣等謹案靈樞經十二卷晁公武讀書志曰王冰謂靈樞卽漢志黃帝內經十八卷之九或謂好事者於皇甫謐所集內經倉公論中鈔出之名爲古書未知孰是又李濂醫史載元呂復羣經古方論曰內經靈樞漢隋唐志皆不錄隋有鍼經九卷唐有靈寶經及黃帝九靈經十二卷而已或謂王冰以九靈更名爲

靈樞又謂九靈尤詳於鍼故皇甫謐名之爲鍼經苟一經而二名不應唐志別出鍼經十二卷是靈樞不及素問之古宋元人已言之矣近時杭世駿道古堂集亦有靈樞經跋曰七略漢藝文志黃帝內經十八篇皇甫謐以鍼經九卷素問九卷合十八篇當之隋書經籍志鍼經九卷黃帝九靈十二卷是九靈自九靈鍼經自鍼經不可合而爲一也王冰以九靈名靈樞不知其所本觀其文義淺短與素問之言不類又似竊取素問而鋪張之其爲王冰所僞託可知後人莫有傳其書者至宋紹興中錦官史崧乃以家藏舊本靈樞九卷送祕書省國子監是此書至宋中世而始出未經高保衡林億等校定也其中十二經水一篇黃帝時無此名冰特據身所見而妄臆度之云云其考證尤爲明白然李杲精究醫理而使羅天逸作內經類編兼採素問靈樞呂復亦稱善學者當與素問並觀其旨義互相發明蓋其書雖僞而其言則綴合古經具有源本不可廢也乾隆四十七年十月恭校上

難經本義

臣等謹案難經本義二卷元滑壽撰壽字伯仁明史方技傳稱爲許州人寄居鄆縣案朱右撻寧生傳曰世爲許州襄城大家元初祖父官江南自許徙儀眞而壽生焉又曰在淮南曰滑壽在吳曰伯仁氏在鄆越曰撻寧生然則許乃祖貫鄆乃寄居實則儀眞人也壽卒於明洪武中故明史列之方技傳然戴良九靈山房集有懷滑撻寧詩曰海日蒼涼兩鬢絲異鄉飄泊已多時欲爲散木居官道故託長桑說上池蜀客著書人豈識韓公賣藥世偏知道塗同是傷心者只合相從賦黍離則壽亦抱節之遺老託於醫以自逃耳是書首有張翥序稱壽家去東垣近早傳李杲之學撻寧生傳則稱學醫於京口王居中學鍼法於東平高洞陽考李杲足迹未至江南與壽時代亦不相及翥所云云殆因許近東垣附會其說歟難經八十一篇漢藝文志不載隋唐志始載難經二卷秦越人著吳太醫令呂廣嘗註之則其文當出三國前廣書今不傳未審即此本否

然唐張守節著史記扁鵲列傳所引難經悉與今合則今書猶古本矣其曰難經者謂經文有疑各設問難以明之其中有此稱經云而素問靈樞無之者則今素問傳寫有脫今本靈樞乃王冰依託而作非其舊也其文辨析精微詞致簡遠讀者不能遽曉故歷代醫家多有註釋壽所採摭凡十一家今惟壽書傳於世壽本儒者能通解古書文義故其所註視他家所得爲多云乾隆四十七年十月恭校上

鍼灸甲乙經

臣等謹案鍼灸甲乙經十二卷晉皇甫謐撰謐有高士傳已著錄是編皆論鍼灸之道隋書經籍志稱黃帝甲乙經十卷註曰晉一卷梁十二卷不著撰人姓名考此書首有謐自序稱七略藝文志黃帝內經十八卷今有鍼經九卷素問九卷二九十八卷即內經也又有明堂孔穴鍼灸治要皆黃帝岐伯選事也三部同歸文多重複錯互非一甘露中吾病風加苦聾白日方治

案此四字文義未明疑有舛誤

今仍舊本錄之
謹附識於此
要皆淺近乃撰集三部使事類相從刪其浮詞除其重複至爲

十二卷
案至字文義未明亦疑有誤
云云是此書乃裒合舊文而成故隋志冠以黃帝然刪

除謚名似乎黃帝所自作則於文爲謬舊唐書經籍志稱黃帝三部鍼經十三

卷始著謚名然較梁本多一卷其併音一卷計之歟新唐書藝文志既有黃帝

甲乙經十二卷又有皇甫謐黃帝三部鍼經十三卷兼襲二志之文則更舛誤

矣書凡一百一十八篇內十二經脈絡脈支別篇疾形脈診篇鍼灸禁忌篇五

臟傳病發寒熱篇陰受病發痺篇陽受病發風篇各分上下經脈篇六經受病

發傷寒熱病篇各分上中下實一百二十八篇句中夾注多引楊上達太素經

孫思邈千金方王冰素問注王惟德銅人圖參考異同其書皆在謚後蓋宋高

保衡孫奇林億等校正所加非謚之舊也考隋志有明堂孔穴五卷明堂孔穴

圖三卷又明堂孔穴圖三卷唐志有黃帝內經明堂十三卷黃帝十二經脈明

堂五臟圖一卷黃帝十二經明堂偃側人圖十二卷黃帝明堂三卷又楊上善

黃帝內經明堂類成十三卷楊元孫黃帝明堂三卷今併亡佚惟賴是書存其
精要且節解章分具有條理亦較端緒易尋至今與內經並行不可偏廢蓋有
由矣乾隆四十七年十月恭校上

金匱要略論注

臣等謹案金匱要略論注二十四卷漢張機撰 國朝徐彬注機字仲景南陽
人嘗舉孝廉建安中官至長沙太守是書亦名金匱玉函經乃晉高平王叔和
所編次陳振孫書錄解題曰此書乃王洙於館閣蠹簡中得之曰金匱玉函要
略上卷論傷寒中論雜病下載其方併療婦人乃錄而傳之今書以逐方次於
證候之下以便檢用其所論傷寒文多簡略故但取雜病以下止服食禁忌二
十五篇二百六十二方而仍其舊名云云則此書叔和所編本爲三卷洙鈔存
其後二卷後又以方一卷散附於二十五篇內蓋已非叔和之舊然自宋以來

醫家奉爲典型與素問難經並重得其一知半解皆可起死回生則亦岐黃之

正傳和扁之嫡嗣矣機所作傷寒卒病論自金成無己之後注家各自爭名互相竄改如宋儒之談錯簡原書端緒久已替亂難尋獨此編僅僅散附諸方尙未失其初旨尤可寶也漢代遺書文句簡奧而古來無注醫家猝不易讀彬注成於康熙辛亥注釋尙爲顯明今錄存之以便講肄彬字忠可嘉興人江西喻昌之弟子故所學頗有師承云乾隆四十七年九月恭校上

傷寒論註釋

臣等謹案傷寒論註釋十卷附傷寒明理論三卷論方一卷漢張機撰晉王叔和編金成無己註明理論三卷論方一卷則無己所自撰以發明機說者也機字仲景南陽人嘗舉孝廉建安中官長沙太守叔和高平人官太醫令無己聊攝人生于宋嘉祐治平間後聊攝地人于金遂爲金人至海陵王正隆丙子年九十餘尙存見開禧元年歷陽張孝忠跋吳勉學刻此書題曰宋人誤也傷寒論註釋前有宋高保衡孫奇林億等校上序稱開寶中節度使高繼沖曾編錄

進上其文理舛錯未能考正國家詔儒臣校正醫書今先校定傷寒論十卷總二十二篇合三百九十七法除複重定有一百一十三方今請頒行又稱自仲景于今八百餘年惟王叔和能學之云云而明方有執作傷寒論條辨則詆叔和所編與無己所註多所改易竄亂併以序例一篇爲叔和僞託而刪之國朝喻昌作尙論篇于叔和編次之舛序例之繆及無己所註林億等所校之失攻擊尤詳皆重爲考定更其錯簡自謂復長沙之舊本其書盛行于世而王氏成氏之書遂微然叔和爲一代名醫又去古未遠其學當有所受無己于斯一帙研究終身亦必深有所得似未可概從屏斥盡以爲非也乾隆四十七年十月恭校上

肘後備急方

臣等謹案肘後備急方八卷晉葛洪原撰初名肘後卒救方梁陶弘景補其闕漏得一百一首爲肘後百一方金楊用道又取唐慎微證類本草諸方附于肘

後隨證之下爲附廣肘後方洎元世祖至元間有烏某者得其本于平鄉郭氏始刻而傳之段成己爲之序稱葛陶二君共成此編而不及楊用道此本爲明嘉靖中襄陽知府呂顥所刻始並列葛陶楊三序于卷首書中凡楊氏所增皆別題附方二字列之於後而葛陶二家之方則不加分析無可辨別案隋書經籍志葛洪肘後方六卷梁二卷陶弘景補闕肘後百一方九卷亡宋史藝文志止有葛書而無陶書是陶書在隋已亡不應元時復出又陶書原目九卷而此本合楊用道所附祇有八卷篇帙多寡亦不相合疑此書本無百一方在內特後人取弘景原序冠之耳書凡分五十一類有方無論不用難得之藥簡要易明雖頗經後來增損而大旨精切猶未失稚川本意云乾隆四十七年十月恭校上

褚氏遺書

臣等謹案褚氏遺書一卷舊本題南齊褚澄撰澄字彥適陽翟人褚淵弟也尙

宋文帝女廬江公主拜駙馬都尉入齊爲吳郡太守官至左民尙書事迹具南齊書本傳是書分受形本氣平脈津潤分體精血除疾審微辨書問子十篇大旨發揮人身氣血陰陽之奧宋史始著于錄前有後唐清泰二年蕭淵序云黃巢時羣盜發冢得石刻棄之先人偶見載歸後遺命即以褚石爲槨又有釋義堪序云石刻得之蕭氏冢中凡十有九片其一即蕭淵序也又有嘉泰元年丁介跋稱此書初得蕭氏父子護其石而始全繼得僧義堪筆之紙而始存今得劉義先鈹之木而始傳所云劉義先者亦不知何許人其書于靈樞素問之理頗有發明李時珍王肯堂俱采用之其論寡婦僧尼必有異乎妻妾之療發前人所未發而論吐血便血飲寒涼百不一生尤千古之龜鑑疑宋時精醫理者所著而僞託澄以傳其序跋當亦後人所附會然其言可采雖質託不可廢也中頗論精血化生之理所以辨病源戒保齋耳高儒百川書志列之房中類則其誤甚矣乾隆四十七年四月恭校上

巢氏諸病源候總論

臣等謹案巢氏諸病源候總論五十卷隋大業中太醫博士巢元方等奉詔撰考隋書經籍志有諸病源候論五卷目一卷吳景賢撰舊唐書經籍志有諸病源候論五十卷吳景撰皆不言巢氏書宋史藝文志有巢元方巢氏諸病源候論五十卷又無吳氏書惟新唐書藝文志二書並載書名卷數並同不應如是之相複疑當時本屬官書元方與景一爲監修一爲編撰故或題景名或題元方名實止一書新唐書偶然重出觀晁公武讀書志稱巢元方等撰足證舊本所列不止一名然則隋志吳景作吳景賢賢或監字之誤其作五卷亦當脫一十字如止五卷不應目錄有一卷矣其書但論病源不載方藥蓋猶素問難經之例惟諸證之末多附導引法亦不言法出誰氏考隋志有導引圖三卷註曰立一坐一臥一或即以其說編入歟讀書志稱宋朝舊制用此書課試醫而太平興國中集聖惠方每門之首亦必冠以此書蓋其時去古未遠漢以來經方

脈論存者尙多又稟集衆長共相討論故其言深密精邃非後人之所能及自張機王叔和葛洪數家書外此爲最古究其指要亦可云證治之津梁矣乾隆四十七年四月恭校上

備急千金要方

臣等謹案備急千金要方九十三卷唐孫思邈撰思邈華原人周宣帝時隱居太白山隋文帝以國子博士徵不起唐太宗高宗屢召入京授以爵祿皆不受至永淳元年乃卒嘗謂人命至重貴於千金一方濟之德踰於此故所著方書以千金名之又作翼方以補所未及考晁陳諸家著錄千金方千金翼方各三十卷錢曾讀書敏求記亦同又稱宋仁宗命高保衡林億等校正刊行後列禁經二卷合三書計之僅六十二卷此本增多三十一卷疑後人復取思邈千金隨方千金月令方二書合併爲一雖非北宋校刊之舊而類聚部分犁然詳備亦醫學之淵海也太平廣記載思邈救昆明池龍得龍宮仙方三十首散入千

金方三十卷中西陽雜俎諸書記思邈亦多神怪殆小說家因其工醫多壽而附會之均無足深辨耳乾隆四十七年三月恭校上

銀海精微

臣等謹案銀海精微二卷舊本題唐孫思邈撰唐宋藝文志皆不著錄思邈本傳亦不言有是書其曰銀海者蓋取目爲銀海之義考蘇軾雪詩有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炫生花句瀛奎律髓引王安石之說謂道書以肩爲玉樓目爲銀海銀海爲目僅見于此然迄今無人能舉安石所引出何道書者則安石以前絕無此說其爲宋以後書明矣前有齊一經序稱管河北道時得于同僚李氏亦不著時代年月莫知何許人也其中辨論諸證頗爲明晰其法補瀉兼施寒溫互用亦無偏主一格之弊方技之家率多依託但求其術之可用無庸核其書之必真本草稱神農素問言黃帝固不能一一確鑿也此書載療目之方較爲可取則亦就書論書而已乾隆四十七年五月恭校上

外臺祕要方

臣等謹案外臺祕要方四十卷唐王燾撰燾鄆人王珪孫也唐書附見珪傳稱

其性至孝爲徐州司馬母有疾彌年不廢帶視絮湯劑

案視絮二字未詳然玉海所引亦同是宋本已

然姑仍其舊

數從高醫游遂窮其術因以所學作外臺祕要討繹精明歷世寶焉歷

給事中鄴郡太守藝文志載外臺祕要四十卷又外臺要略十卷今要略久佚

惟祕要尙傳此本爲宋治平四年孫兆等所校明程衍道所重刻前有天寶十

一載燾自序又有皇祐二年內降筭子及兆校上序其卷首乃題林億等名考

書錄解題引宋會要稱嘉祐二年置校正醫書局於編修院以直集賢院掌禹

錫林億校理張洞校勘蘇頌等並爲校正後又命孫奇高保衡孫兆同校正每

一書畢即奏上億等皆爲之序則卷首題林億名乃統以一局之長故有等字

也燾居館閣二十餘年多見宏文閣圖籍方書其作是編則成於守鄴州時其

結銜稱持節鄴郡諸軍事兼守刺史故曰外臺書錄解題作外臺祕要方自序

亦同唐書及孫兆序中皆無方字蓋相沿省文耳書分一千一百四門皆先論而後方其論多以巢氏病源爲主每條之下必詳注原書在某卷世傳引書注卷第始程大昌演繁露而不知例創於燾可以見其詳確其方多古來專門祕授之遺陳振孫在南宋末已稱所引小品深師崔氏許仁則張文仲之類今無傳者猶間見於此書今去振孫四五百年古書益多散佚惟賴燾此編以存彌可寶貴矣乾隆四十七年五月恭校上

顧願經

臣等謹案顧願經二卷不著撰人名氏世亦別無傳本獨永樂大典內載有其書考歷代史志自唐藝文志以上皆無此名至宋藝文志始有師巫顧願經二卷今檢此書前有序文一篇稱王母金文黃帝得之昇天祕藏金匱名曰內經百姓莫可見之後穆王賢士師巫於崆峒山得而釋之云云其所言師巫與宋志相合當卽此本疑其唐宋初人所爲以王冰素問注第七卷內有師氏藏

之一語遂託名師巫以自神其說耳其名顧顛者案首骨曰顛腦蓋曰顛殆因小兒初生顛顛未合證治各別故取以名其書首論脈候至數之法小兒與大人不同次論受病之本與治療之術皆深中肯綮要言不煩次論火丹證治分列十五名目皆他書所未嘗見其論雜證亦多祕方非後世俗醫所可及蓋必別有師承故能精晰如此宋史方技傳載錢乙始以顧顛經著名至京師視長公主女疾授翰林醫學乙幼科冠絕一代而其源實出於此書亦可知其術之精矣謹據永樂大典所載裒而輯之依宋志舊目釐爲二卷俾不至無傳於後焉乾隆四十六年四月恭校上

銅人鍼灸經

臣等謹案銅人鍼灸經七卷不著撰人名氏案晁公武讀書後志曰銅人腧穴鍼灸圖三卷皇朝王惟德撰仁宗嘗詔惟德考次鍼灸之法鑄銅人爲式分臟腑十二經旁註腧穴所會刻題其名併爲圖法及主療之術刻板傳於世王應

麟玉海曰天聖五年十月壬辰醫官院上所鑄膾穴銅人式二詔一置醫官院
一置大相國寺仁濟殿先是上以鍼砭之法傳述不同命尙藥奉御王惟一考
明堂氣穴經絡之會鑄銅人式又纂集舊聞訂正訛謬爲銅人膾穴鍼灸圖經
三卷至是上之摹印頒行翰林學士夏竦序所言與晁氏略同惟王惟德作惟
一人名小異耳此本卷數不符而大致與二家所言合疑或天聖之舊本而後
人析爲七卷歟周密齊東野語曰嘗聞舅氏章叔恭云昔倅襄州日嘗獲試鍼
銅人全像以精銅爲之腑臟無一不具其外膾穴則錯金書穴名於旁凡背面
二器相合則渾然全身蓋舊都用此以試醫士者其法外塗黃蠟中實以水俾
醫工以分折寸按穴試鍼中穴則鍼入而水出稍差則鍼不可入矣亦奇巧之
器也後趙南仲歸之內府叔恭嘗寫二圖刻梓以傳焉今宋銅人及章氏圖皆
不傳惟此書存其梗概爾乾隆四十七年九月恭校上

臣等謹案明堂灸經八卷題曰西方子撰不知何許人與銅人鍼灸經俱刊于山西平陽府其書專論灸法銅人惟有正背左右人形此則兼及側伏較更詳密考唐志有黃帝十二經明堂偃側人圖十二卷茲或其遺法歟其曰明堂者錢曾讀書敏求記曰昔黃帝問岐伯以分經絡盡書其言藏于靈蘭之室洎雷公請問乃坐明堂授之後世言明堂者以此今醫家記鍼灸之穴爲偶人點志其處名明堂非也今考舊唐書經籍志以明堂經脈別爲一類則曾之說信矣古法多鍼灸並言或惟言鍼以該灸靈樞稱鍼經是也自王燾外臺祕要始力言誤鍼之害凡鍼法鍼穴俱刪不錄惟立灸法爲一門此書言灸不言鍼蓋猶燾志也乾隆四十七年九月恭校上

博濟方

臣等謹案博濟方五卷宋王衮撰衮太原人其仕履未詳惟耶簡原序稱其嘗爲錢漕酒官而已此書諸家書目皆著於錄惟宋史藝文志陳振孫書錄解題

俱作三卷晁公武讀書志作五卷稍有不同蓋三五字形相近傳寫者有一訛也公武又稱衮於慶歷間因官滑臺暇日出家藏七十餘方擇其善者爲此書名醫云其方用之無不效如草還丹治大風太乙丹治鬼胎尤奇驗今案衮自序有云曩侍家君之任滑臺道次得疾遇醫之庸者妄投湯劑疾竟不瘳據此則官滑臺者乃衮之父而公武即以爲衮殊爲失考衮又言博採禁方逾二十載所得方論凡七千餘道因於中擇其尤精要者得五百餘首而公武乃云家藏七十餘方則又傳寫之誤也原書久無傳本惟永樂大典內載有其文哀輯編次共得三百五十餘方視衮序所稱五百首者尙存十之七謹分立三十五類依次排比從讀書志之目釐爲五卷其中方藥多他書所未備今雖不盡可施用而當時實著有奇效足爲醫家觸類旁通之助惟頗好奇異往往雜以方術家言如論服杏仁則云彭祖夏姬商山四皓煉杏仁爲丹王子晉服四十年而騰空丁令威服二十年而身飛此類殊誕妄不足信今故取服食諸法編附

卷末以著其謬俾讀者知所持擇焉乾隆四十六年四月恭校上

蘇沈良方

臣等謹案蘇沈良方八卷宋蘇軾沈括二人所集方書也括博學善文史稱其於醫藥卜算無所不通皆有所論著其見於宋藝文志者有靈苑方二十卷良方十卷而別出蘇沈良方十五卷注云沈括蘇軾所著今考陳振孫書錄解題有蘇沈良方而無沈存中良方尤袤遂初堂書目亦同晁公武讀書志則二書並列而於沈存中良方下云或以蘇子瞻論醫藥雜說附之蘇沈良方下亦云括集得效方成一書後人附益以蘇軾醫藥雜說所言二書體例約略相似而永樂大典又載有蘇沈良方原序一篇亦括一人所作且自言予所著良方云云當即存中良方之序疑此書即括原本後人以蘇軾所編方書附入其間而別題此名者耳案明晁璠寶文堂書目有蘇沈二內翰良方一部是正嘉以前傳本未絕其後不知何時散佚今據永樂大典所載掇拾編次釐爲八卷宋世

士大夫類通醫理而軾與括尤博洽多聞其所徵引於病證治驗皆詳著其狀
確鑿可據其中如蘇合香丸至寶丹礞石丸椒朴丸等類已爲世所常用至今
神效即有奇祕之方世不恒見者亦無不精妙絕倫足資利濟洵爲有用之書
固不僅以其人傳也乾隆四十九年十月恭校上

壽親養老新書

臣等謹案壽親養老新書四卷第一卷爲宋陳直撰本名養老奉親書第二卷
以後則元大德中泰寧鄒鉉所續增與直書合爲一編更題今名直於元豐時
爲泰州興化令文獻通考載有直所著奉親養老書一卷而此本則題曰養老
奉親書其文互異然此本爲至正中浙江所刊猶據舊本翻雕不應標題有誤
蓋通考傳寫倒置也鉉號冰壑又號敬直老人書中稱其曾祖曰南谷叔祖曰
樸菴以福建通志考之南谷爲宋參知政事應龍樸菴爲宋江西提刑應博皆
有名於時據周應紫序稱鉉爲總管鄒君又稱其官中都時則鉉亦曾登仕版

者特通志不載其行履不可詳考矣直書自飲食調治至簡妙老人備急方分爲十五篇二百三十三條節宣之法甚備明高濂作遵生八牋其四時調攝牋所錄諸藥品大抵本於是書鉉所續者前一卷爲古今嘉言善行七十二事後二卷則凡寢興器具饘粥飲膳藥石之宜更爲賅具而附以婦人小兒食治諸方凡二百五十六條其中如祝壽詩詞連篇載入不免失於冗雜又敘述閒適之趣往往詞意纖仄採掇瑣碎明季清言小品實濫觴於此然徵引方藥類多奇祕於高年頤養之法不無小補固爲人子者所宜究心也乾隆四十七年五月恭校上

腳氣治法總要

臣等謹案腳氣治法總要二卷宋董汲撰汲字及之東平人始末未詳錢乙嘗序其斑疹論則其著書在元豐元祐之間是書書錄解題作一卷宋史藝文志亦同久無傳本今從永樂大典所載排纂成帙以篇頁稍繁分爲二卷上卷論

十二篇大旨謂腳氣必由於風濕風濕兼有冷熱皆原本腎虛陰陽虛實病之別也春夏秋冬治之異也高燥卑濕地之辨也老壯男女人之殊也說賅備矣下卷方四十六獨活湯木香散傳信方防風粥桑枝煎專治風天麻丸茴香丸烏蛇丸趁痛丸專治濕薏苡仁湯海桐皮散木瓜丸治風濕相兼獨活寄生湯石楠丸牛膝丸治風濕痺癘八味丸腎瀝湯地黃粥治虛神功丸麻仁丸三脫散大黃湯治實屬陰者兼冷木香飲子治其偏於陰也屬陽者兼熱紅雪治其偏於陽也絳宮丸白皮小豆散木通散治其屬於陰陽而兼淋閉散者也松節食前丸食後丸橘皮丸治尋常法也三仁丸潤腸丸五柔丸治老人血枯法也天門冬大煎則爲總治法淋熇蒸熨五方則爲外治法而以鍼灸法爲始原序方有一十九門大約不出於此即缺佚亦僅矣考腳氣即素問所謂厥疾至唐始有此名治法亦漸以詳備然李暄及蘇敬徐玉唐侍中諸家之書今多不傳獨汲此帙尙存頗爲周密醇正觀其自述稱嘗患此疾至劇因深思其源遂得

祕要殆所謂三折肱而爲良醫者歟今特錄而存之以備專門之一種焉乾隆四十五年十月恭校上

旅舍備要方

臣等謹案旅舍備要方一卷宋董汲撰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有小兒斑疹論腳氣治法不及此書然宋史藝文志載之卷帙亦同蓋陳氏偶未見也汲因客途猝病醫藥尤難特集經效之方百有餘道內如蚰蜒入耳及中藥毒最爲險急而所用之藥至爲簡易其雜傷五方古書中不少槩見今亦罕傳尤頗見奇特蓋古所謂專門禁方用之則神驗至求其理則和扁有所不能解即此類也至於小半夏湯五苓散兩方本於漢之張機今以半夏湯治濕痰仍其本法至五苓散本治傷寒汗後不解及有水氣之病今書中引爲通行利水之劑殆亦變通用之如河間益元散本雙解半表半裏之傷寒而後人取以醫暑歟其治中暑一方似卽李杲清暑益氣湯之藍本其無比香薷散與後來局方稍有出入

蓋亦本古方爲加減然云治兩腳轉筋疼痛而反去主治之木瓜則不解其故矣小兒一門大概與同時錢乙藥證真訣相出入第以柔脆之腸胃而多用膩粉硃砂諸峻藥古人氣厚服之無妨在後來亦未可槩施也原本久佚今從永樂大典收掇排纂得方尙幾五十仍舊目分爲一十有二類其觸寒心痛厥風涎潮等證有錄無書無從校補則亦闕焉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恭校上

素問入式運氣論奧

臣等謹案素問入式運氣論奧三卷附黃帝內經素問遺篇一卷宋劉溫舒撰溫舒里居未詳前有元符己卯序舊題朝散郎太醫學司業蓋以醫通籍者也晁公武讀書志云溫舒以素問運氣爲治病之要而問答紛糅文詞古奧讀者難知因爲三十論二十七圖上于朝今詳考其圖實二十九蓋十干起運十二支司天二圖原本別題曰訣故公武不以入數僅曰二十有七其論實爲三十一篇末五行勝復論一篇原本別注附字故公武亦不以入數僅曰三十也卷

末別附刺法論一卷題曰黃帝內經素問遺篇案刺法論已亡在王冰作注之前溫舒生北宋之末何從得此其注亦不知出自何人殆不免有所依託未可盡信焦竑經籍志載此書作四卷合此論爲一書益舛誤矣乾隆四十七年十月恭校上

傷寒微旨

臣等謹案傷寒微旨二卷宋韓祇和撰是書宋史藝文志不載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有其名亦不著作者名氏但據序題元祐丙寅知其爲哲宗時人而已今檢永樂大典各卷內此書散見頗多每條悉標韓祇和之名而元戴良九靈山房集亦稱自漢張機著傷寒論晉王叔和宋成無己龐安常朱肱許叔微韓祇和王賓之流皆互有闡發其間祇和姓名與永樂大典相合是祇和實北宋名醫以傷寒爲專門者特宋史方技傳不載其履貫遂不可考耳書凡十五篇間附方論大抵皆推闡張機之旨而能變通於其間其可下篇不立湯液惟以早

下爲大戒蓋爲氣質羸弱者言然當以脈證相參知其邪入陽明與否以分汗下不宜矯枉過正竟廢古方至如辨脈篇據傷寒例桂枝下咽陽盛乃斃承氣入胃陰盛乃亡之義以攻楊氏之謬誤可汗篇分陰盛陽虛陽盛陰虛陰陽俱盛三門則俱能師張氏而神明其意矣又如汗下溫三法分按時候辰刻而參之脈理病情乃因張機正傷寒之法而通之於春夏傷寒更通之於冬月傷寒亦頗能察微知著又如以陽黃歸之汗溫太過陰黃歸之過下亡津則於金匱發陽發陰之論研析精微不特傷寒之黃切中竅要即雜病之黃亦可以例推矣其書向惟王好古陰證略例中間引其文而原本久佚今採掇薈粹復成完帙謹依原目釐爲上下二卷陳振孫所稱之原序則永樂大典不載無從採補殆編纂之時舊本已闕歟乾隆四十五年十月恭校上

傷寒總病論

臣等謹案傷寒總病論六卷附音訓一卷修治藥法一卷宋龐安時撰安時字

安常蘄水人安時本土人習與蘇軾黃庭堅遊宋史藝文志但載安時難經解前後兩見而不載此書文獻通考載龐氏家藏祕寶方五卷疑當時已無刻本故傳寫互異歟又載張耒一跋云張仲景傷寒論論病處方讖悉必具又爲之增損進退之法以預告人嗟夫仁人之心哉自非通神造妙不能爲也安常又竊憂其有病證而無方者續著爲論數卷用心爲術追儷古人淮南謂安常能與傷寒說話豈不信哉此本未載此跋殆傳寫偶佚歟葉夢得避暑錄話頗不滿於安常曾敏行獨醒雜志則記其治泗州守王公弼中丹石毒甚奇又記其治公弼之女尤神異意夢得本蔡京餘黨以安常爲蘇黃舊交尙持門戶之見歟乾隆四十七年四月恭校上

聖濟總錄纂要

臣等謹案聖濟總錄纂要二十六卷宋政和中奉勅編 國朝程林刪定林字雲來休寧人初徽宗御製聖濟經十卷四十二章又詔集海內名醫出御府所

藏禁方祕論纂輯成編凡二百卷其書久而佚脫林購求殘帙凡得三本互相
補苴尙闕一百七十三卷至一百七十七卷不可復見以其繁重難行乃撮其
指要重爲纂輯門類悉依其舊所闕小兒方五卷則倩其友項睿補之仍冠以
徽宗原序大德四年集賢學士焦惠校上序及校刊諸臣銜名考晁陳二氏書
目但有徽宗聖濟經不載是書觀焦惠序稱始成於政和重刊於大定殆汴京
破後隨內府圖籍北行南渡諸人未睹其本歟今雖未見原書然宋代崇尚醫
學搜羅至富就所採錄古來專門授受之方尙可以見其大略其每類冠論一
篇亦皆詞簡而理明均足以資考訂原本之末有神仙服餌三卷或言烹砂煉
石或言嚼柏咀松或言吐納清和或言斬除三尸蓋是時道教方興故有是妄
語林病其荒誕一槩汰除惟約取其尋常頤養之藥三十餘方其別擇具有條
理故所錄諸方多可行用與膠執古法者異焉乾隆四十七年四月恭校上

臣等謹案證類本草三十卷宋唐慎微撰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此書三十卷名
大觀本草晁公武讀書志則作證類本草三十二卷亦題唐慎微撰是宋時已
有兩本矣玉海載紹興二十七年八月十五日王繼先上校定大觀本草三十
二卷釋音一卷詔祕書省修潤付冑監鏤板行之則南宋且有官本然皆未見
其原刻今行于世者亦有兩本一爲明萬歷丁丑翻刻元大德壬寅宗文書院
本前有大觀二年仁和縣尉艾晟序稱其書三十一卷目錄一卷集賢孫公得
其本而善之命官校正鏤板以廣其傳慎微不知何許人傳其書者失其邑里
族氏故不載焉陳氏所見蓋此本故題曰大觀本草一爲明成化戊子翻刻金
泰和甲子晦明軒本前有宋政和六年提舉醫學曹孝忠序稱欽奉玉音使臣
楊戩總工刊寫繼又命孝忠校正潤色之其改稱政和本草蓋由于此實一書
也今以二本互校大德本于朱書墨蓋案原本每條稱墨蓋以下爲慎微較爲
所續其式如今刻工所稱之魚尾分明泰和本則多與條例不相應然刊刻清整首末序跋完具則泰和本爲勝

今以泰和本著錄大德本則附見其名于此不別存目焉乾隆四十七年十月
恭校上

全生指迷方

臣等謹案全生指迷方四卷宋王貺編案書錄解題貺字子亨考城人名醫宋
毅叔之壻宣和中以醫得幸官至朝請大夫是書宋史藝文志作三卷而傳本
久絕故方家罕所徵引或至不知其名今檢永樂大典所收按條掇拾雖未必
盡符原本然大要已略具矣方書所載大都皆標某湯某丸主治某病詳其藥
品銖兩而止獨貺此書于每證之前非惟具其病狀且一一論其病源使讀者
有所據依易於運用其脈論及辨脈法諸條皆明白曉暢凡三部九候之形病
證變化之象及脈與病相應不相應之故無不辨其疑似剖析微茫亦可爲診
家之樞要謹詳加訂正分爲二十一門依類編次而以論脈諸篇冠之于首因
篇頁稍繁釐爲四卷不復如其原數焉乾隆四十五年九月恭校上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

臣等謹案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二十卷不著撰人名氏凡論一百條自初生以至成童無不悉備論後各附以方前有嘉定丙午和安大夫特差判太醫局何大任序稱家藏是書六十餘載不知作者爲誰博加搜訪亦未嘗聞此書之流播因鈹於行在太醫院以廣其傳案宋錢乙仲陽以治小兒得名其藥證眞訣一書僅有傳本亦不免缺略其他如晁陳二氏所著錄者有兒童寶鏡小兒靈祕方小兒至訣小兒醫方小兒斑疹論諸書皆不可得見是書詳載各證如梗舌鱗瘡之類悉近時醫書所未備其議論亦篤實明晰無明以來諸醫家黨同伐異自立門戶之習誠保嬰之要書也此本爲明弘治己酉濟南朱臣刻於寧國府者改名保幼大全今據嘉定本原序復題本名臣序又稱得之醫者鄭和和稱得之古冢中其說迂怪蓋方技家自神其授受亦無取焉乾隆四十七年

三月恭校上

類證普濟本事方

臣等謹案類證普濟本事方十卷宋許叔微撰叔微字知可或曰揚州人或曰
毘陵人惟曾敏行獨醒雜志作眞州人二人同時當不誤也登紹興二年張九
成榜進士第六人醫家謂之許學士宋代詞臣率以學士爲通稱不知所歷何
官也是書載經驗諸方兼記醫案故以本事爲名朱國禎湧幢小品載叔微嘗
獲鄉薦春闈不利而歸舟次平望夢白衣人勸學醫遂得盧扁之妙凡有病者
診後與藥不取其直晚歲取平生已試之方併記其事實以爲本事方取本事
詩之例以名之云云即指此書然考獨醒雜志叔微雖有夢見神人事而學醫
則在其前不知國禎此語何本也叔微診治之術最爲精詣其所論廣絡原野
以冀一獲之說尤救弊之篤論其書屬詞簡雅不諧於俗故明以來不甚傳布
此本從宋槧鈔出其中凡丸字皆作圓猶是漢張機傷寒論金匱要略舊例也
國禎又記叔微所著尙有擬傷寒歌三卷凡百篇又有治法八十一篇及仲景

脈法三十六圖翼傷寒論二篇辨類五卷今皆未見傳本疑已散佚云乾隆四

十七年九月恭校上

太平惠民和劑局方

臣等謹案太平惠民和劑局方十卷舊本題宋庫部郎中提轄措置藥局陳師文等奉勅編案王應麟玉海云大觀中陳師文等校正和劑局方五卷二百九

十七道二十一門晁公武讀書志云大觀中詔通醫刊正藥局方書閱歲書成

校正七百八字增損七十餘方又讀書後志曰太醫局方十卷元豐中詔天下

高手醫各以得效祕方進下太醫局驗試依方製藥鬻之仍摹本傳於世是大

觀之本實因神宗時舊本重修故公武有校正增損之語也然此本止十四門

而方乃七百八十八考玉海又載紹興十八年閏八月二十三日改熟藥所爲

太平惠民局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以監本藥方頒諸路此本以太平惠民

爲名是紹興所頒之監本非大觀之舊矣其中又有寶慶淳祐續添諸方更在

紹興之後兼附用藥總論指南三卷皆從圖經本草鈔撮增入亦不知何時所
加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和劑局方其後時有增補殆指此類歟岳珂程史曰和
劑局方乃當時精集諸家名方凡幾經名醫之手至提領以從官內臣參校可
謂精矣然其間差訛者亦自不少第歷代相傳專門禁方多在是焉在用者詳
審而已乾隆四十七年四月恭校上

傳信適用方

臣等謹案傳信適用方四卷舊本不著撰人名氏宋史藝文志載此書亦不云
誰作而別有劉禹錫傳信方二卷考此書每方之下皆註曰傳自某人中有引
及和劑局方者必非禹錫書也馬端臨文獻通考有傳道適用方二卷陳振孫
云稱拙菴吳彥夔淳熙庚子撰與此卷帙正同知此即彥夔之書通考屢經傳
寫訛信爲道也此本由宋槧影寫前後無序跋所錄皆經驗之方最可依據中
有八味圓問難一條尤深得制方之旨其餘各方雖經後人選用而采擇未盡

者尙多末附夏子益治奇疾方三十八道其書罕見單行之本明李時珍本草綱目所載疑或從此鈔出也乾隆四十七年四月恭校上
衛濟寶書

臣等謹案衛濟寶書二卷舊本題東軒居士撰不著名氏陳振孫書錄解題宋史藝文志載之皆列其目爲一卷世間久無傳本惟永樂大典內尙有其文並原序一篇稱予家藏癰疽方論二十二篇圖證悉具可傳無窮故記之曰家傳衛濟寶書序中具述方論之所自來而復言憑文註解片言隻字皆不妄發云云然則是書所載本以經驗舊方裒輯成帙惟中間註語乃東軒居士所增入耳又別有董璉序一篇紀其得此書於妻家汪氏始末中有乾道紀年知東軒居士尙當爲孝宗以前人特其姓名終不可考至徐文禮不過校正刊行而所作後序亦有舉諸家治法集成一書之語乃當時坊本售名欺世之陋習不足信也所列論治諸條皆設爲問答之詞原序以爲傳之不老山高先生其說頗

荒誕不可稽而剖晰精微深中奧妙實非有所師授者不能其後臚列諸方附以圖說於藥物之修製鍼灸之利害抉摘無遺多後來醫流所未見謹因其舊文掇拾排比析爲上下二卷著之於錄以備醫家之一種其乳癰軟疔二門則別系之卷末俾各從其類焉乾隆四十六年三月恭校上

醫說

臣等謹案醫說十卷宋張杲撰杲字季明新安人其伯祖張擴嘗受業於龐安時以醫名京洛間羅願鄂州小集有擴傳敘其治驗甚詳此書前有淳熙己酉羅頊序亦稱擴授其弟子發子發授其子彥仁杲爲彥仁之子承其家學亦喜談醫嘗欲集古來醫案勒爲一書初期滿一千事猝不易足因先採掇諸書據其見聞所及以成是編凡分四十七門前七門總敘古來名醫醫書及鍼灸診視之類次分雜證二十八門次雜論六門次婦人小兒二門次瘡及五絕痺疔三門而以醫功報應終焉其間雜採說部頗涉神怪又旣載天靈蓋不可用乃

復收陳藏器本草人肉一條亦爲駁雜然取材既富奇疾險證頗足以資觸發
又古之專門禁方往往在焉蓋三世之醫淵源有自固與道聽塗說者殊矣乾
隆四十七年四月恭校上

鍼灸資生經

臣等謹案鍼灸資生經七卷舊本題葉氏廣勤堂新刊蓋麻沙本也不著撰人
名氏前有嘉定庚辰徐正卿初刊序稱東嘉王叔權作又有紹定四年趙綸重
刊序稱澧陽郡博士王執中作而疑叔權爲執中字以字義推之其說或是也
其書第一卷總載諸穴二卷至末分論諸證經緯相資各有條理頗爲明白易
曉舊本冠以徽宗崇寧中陳承裴宗元陳師文等校奏醫書一表與序與書皆
不相應考裴宗元陳師文等即校正太平惠民和劑局方之人殆書賈移他書
進表置之卷端欲以官書取重歟然宋代官書自有王惟德銅人鍼灸經曷可
誣也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恭校上

婦人大全良方

臣等謹案婦人大全良方二十四卷宋陳自明撰自明字良父臨川人官建康府醫學教授是編凡分八門首調經次衆疾次求嗣次胎教次妊娠次坐月次產難次產後每門各立子目總二百六十餘論論後附方案婦人專科始唐咎殷產寶其後有李師聖之產育保慶集陸子正之胎產經驗方大抵卷帙簡略流傳亦尠自明採摭諸家提綱挈領於婦科證治詳悉無遺明薛己醫案會以己意刪訂附入治驗自爲一書是編刻於建陽余氏勤有書堂猶爲自明原本舊有嘉熙元年自序稱三世業醫家藏醫書若干又徧行東南所至必索方書以觀其用心亦可云勤矣乾隆四十七年四月恭校上

太醫局諸科程文格

臣等謹案太醫局程文格九卷宋時考試醫學之制也其命題有六一曰墨義試以記問之博二曰脈義試以察脈之精三曰大義試以天地之奧與臟腑之

源四曰論方試以古人製方佐輔之法五曰假令試以證候方治之宜六曰運氣試以一歲陰陽客主與人身感應之理考宋史醫學初隸太常寺元豐間始置提舉判局設三科以教之曰方脈科鍼科瘍科凡方脈以素問難經脈經爲大經以巢氏病源龍樹論千金翼方爲小經鍼科瘍科則去脈經而增三部鍼灸經常以春試學生願與者聽迨崇寧間改隸國子監分上舍內舍外舍其考試法第一場問三經大義五道次場方脈及臨證運氣各二道鍼科瘍科試小經大義三道運氣二道三場假令治病法三道中格高等爲尙藥局醫師以下職乾道中罷局而存御醫諸科後更不置局僅存醫學科淳熙中又稍變其制焉此太醫局係紹興二年後所置程文以墨義爲第一道較舊制又稍異矣其衷爲一集不知何人所編世亦別無傳本今從永樂大典中排纂得墨義九道脈義六道大義三十七道論方八道假令十八道運氣九道謹釐次爲九卷其文皆通貫三經及三部鍼灸之法暨金石之品草木之性辨析精微足資啓發

蓋有宋一代于醫學最爲留意自皇祐中於古來經方脈論皆命孫兆林億高保衡等校刊頒行垂爲程式故學者沿波討流各得以專門名家觀于是編可以見當時討論之詳矣乾隆四十六年九月恭校上

三因極一病證方論

臣等謹案三因極一病證方論十八卷宋陳言撰言字無擇莆田人是書分別三因歸於一治其說出金匱要略三因者一曰內因爲七情發自臟腑形於肢體一曰外因爲六淫起自經絡舍於臟腑一曰不內外因爲飲食飢飽叫呼及傷氣以及虎狼毒蟲金瘡壓溺之屬皆有論有方文詞典雅而理致簡該非他家鄙俚冗雜之比蘇軾傳聖散子方葉夢得避暑錄話極論其謬而不能明其所以然言亦指其通治傷寒諸證之非而獨謂其方爲寒疫所不廢可謂持平吳澄集有易簡歸一方序稱近代醫方惟陳無擇議論最有根柢而其藥多不驗嚴子禮剽取其論而附以平日所用經驗之藥則兼美矣是嚴氏濟生方其

源實出於此宋志著錄六卷陳振孫書錄解題亦同此本分爲十八卷蓋何鉅重錄所分第二卷中太醫習業一條有五經二十一史之語非南宋人所應見然證以諸家所引實爲原書其詞氣亦非近人所及疑校正者不學無術但聞二十一史之說遂妄改古書不及考其時代也乾隆四十七年四月恭校上
產育寶慶集

臣等謹案產育寶慶集二卷不著撰人名氏宋史藝文志以爲郭稽中撰考陳振孫書錄解題稱濮陽李師聖得產論二十一篇有說無方醫學教授郭稽中爲時良醫以方附諸論末遂爲完書則稽中特因師聖所得舊本增以新方非所自撰宋史所載似未見陳氏說也然稽中所增合原論共爲一卷與此本不合以卷首諸序考之蓋括蒼陳言撰三因方嘗取其方論各評得失娶醫杜坡因採所評附入各條之下後趙瑩得產乳備要增以楊子建七說合於產論爲一集有冀致君者又掇御藥院雜病方論及八月產圖體玄子借地法安產藏

衣方位綴于其末是輾轉增益已非郭氏之舊特沿其舊名耳其書世罕傳本
今載於永樂大典者得論二十一陳言評十六方三十四爲一卷產乳備要暨
經氣妊娠等證方六十二爲一卷其體玄子借地法永樂大典佚不載今亦闕
焉案胎教之法古人所重賈誼新書所引青史之記劉向列女傳所記太任育
文王之事尙可見其崖略惟產育方藥則罕專書唐書藝文志有咎殷產寶一
卷始別立一門今其書不傳則講妊育者當以是書爲最古矣卷中惟陳言之
論標識姓名餘皆不標爲誰說今以原本體例推之上卷之方皆出郭氏下卷
婉乳安產經氣三條外殆即楊氏之說所附方藥殆即冀致君所採御藥院方
也陳言有三因方已著錄楊子建名佚有楊氏家藏方今未見李師聖等皆南
宋人冀致君序稱諸人爲宋儒又稱近在燕趙間蓋元人云乾隆四十六年十

一月恭校上

集驗背疽方

臣等謹案集驗背疽方一卷宋李迅撰迅字嗣立泉州人官大理評事以醫著名此書見於陳振孫書錄解題稱所集凡五十三條其議論詳盡曲當馬端臨經籍考亦著於錄而題作李逸撰與書錄解題不合今案此書前有郭應祥序亦云嗣立名迅則通考誤也背疽爲患至鉅俗醫剽竊一二丹方或妄施刀鍼而於受病之源發病之形及夫用藥次第節宣禁忌之所宜俱置不講故天閱者十恆八九今迅所撰於集方之前俱系以論說凡診候之虛實治療之節度無不斟酌輕重辨析毫芒使讀者瞭如指掌中如五香連翹湯內補十宣散加料十全湯加減八味丸立效散之類皆醇粹無疵足稱良劑至忍冬丸與治乳癰發背神方皆祇金銀花一味用藥易而收功多於窮鄉僻壤難以覓醫或貧家無力服藥者尤爲有益洵瘍科中之善本矣謹從永樂大典中採掇裒訂仍爲一卷其麥飯石膏及神異膏二方乃諸方中最神妙者而永樂大典乃偶佚之今據蘇沈良方及危亦林得效方補入又赤水元珠亦載有神異膏方與得

效方稍有不同今並列之以備參考焉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恭校上

濟生方

臣等謹案濟生方八卷宋嚴用和撰用和始末未詳考吳澄集有易簡歸一方序稱嚴子禮剽陳氏三因方之論而附以經驗之藥以其名推之子禮似即用和字其人蓋在陳氏後矣澄又有古今通變仁壽方序曰世之醫師不一惟有所傳授得之嘗試者多驗予最喜嚴氏濟生方之藥不泛不繁用之輒有功蓋嚴師於劉其方乃平日所嘗試而驗者也則澄蓋甚重此書矣其書分門別類條例甚備皆立論於前而以所處諸方次列於後自序稱論治凡八十製方凡四百總爲十卷用之十五年收效甚多因鈔梓以傳是當時嘗板行於世後經亡佚醫家但輾轉援引如歸脾湯至今尙冠以濟生之名蓋其遺法今檢永樂大典中所採尙多以類裒輯得論五十六方二百四十餘釐爲八卷雖不能及原書之數然其所闕亦僅十之三四而已書中議論平正條分縷析往往深中

肯綮如論補益云藥性平補柔而不僭專而不雜間有藥用羣隊必使剛柔相濟佐使合宜又云用藥在乎穩重論欬嗽云今人治嗽喜用傷脾之劑服之未見其效穀氣先有所損論吐衄云寒涼之劑不宜過進諸方備列參而用之蓋其用藥主於小心畏慎雖不善學之亦可以模稜貽誤然用意謹嚴固可與張從正劉完素諸家互相調劑云乾隆四十五年九月恭校上

產寶諸方

臣等謹案產寶諸方一卷不著撰人名氏宋史藝文志不載惟陳振孫書錄解題有之自明以來諸家書目亦罕有著錄者今檢永樂大典所載尙得七十餘方又十二月產圖一篇與振孫所記並合蓋即宋時之原本又別有序論一首王卿月序一首皆殘缺當亦原書之佚簡也其方於保產之法頗爲賅備而原第爲永樂大典所亂已不可復考謹詳加釐訂以類分排首調經養血次安胎次胎中諸病次催生次產後次雜病仍爲一卷其中所引各方多爲後人所承

用如人參飲子一方與朱震亨所製達生散雖品味多寡不同而以大腹皮爲君人參爲輔命意無異知震亨實本此而增損之又如張元素以枳殼白朮爲束胎丸後人以爲不宜於藜藿之軀易以白朮黃芩相沿至今爲便產良藥而不知亦本是書所載之枳殼湯又今時治產後血風有所謂舉卿古拜者核其所用惟荊芥一味即此書之青金散蓋荊芥主治風素問東方主風而肝屬於木平肝木即所以助肺金故以青金爲名後人竊用其方而又翻切荊芥字音詭名以炫俗耳凡此類皆可以證古今傳授之由惟所用多降氣破血之品辛熱震動之劑則古人稟厚可受攻伐有未可槩施於後來者此則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矣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校上

仁齋直指

臣等謹案仁齋直指二十六卷傷寒類書七卷俱宋楊士瀛撰士瀛字登父仁齋其號也福州人始末無考前有自序題景定甲子甲子爲景定五年次年即

度宗咸淳元年則宋末人矣此本爲嘉靖庚戌所刻前有余鋹序稱直指列爲二十八卷析七十九條今考七十九條之數與序相符而其書止二十六卷焦竑國史經籍志載有此書亦作二十六卷蓋序文偶誤然士瀛所撰本名仁齋直指其每條之後題曰附遺者則明嘉靖中朱崇正所續加崇正字宗儒徽州人即刊刻此本者也焦志旣題曰仁齋直指附遺方乃惟註楊士瀛撰則併附遺歸之士瀛亦未免小誤也其傷寒類書七卷焦志不著錄據仁齋直指自序其成書尙在直指前此本以卷帙較少故刻于後卷首標題亦稱朱崇正附遺然核其全編每條皆文義相屬絕無所謂附遺者惟卷一活人證治賦後有司天在泉圖五運六氣圖傷寒脈法指掌圖目錄中註一附字耳或因此一卷有附遺而牽連題及七卷或因直指有附遺而牽連題及此書均未可定宋槧舊本旣已不存今已無從考正姑疑以傳疑可矣乾隆四十七年九月恭校上

急救仙方

臣等謹案急救仙方六卷不著撰人名氏其書宋志及諸家書目均未著錄惟焦竑國史經籍志載有急救仙方十一卷註云見道藏亦不言作者爲誰考白雲霽道藏目錄太元部惻字號中有急救仙方與永樂大典所載合則焦氏誤倒其文爲救急也瘍醫自周禮卽自爲一科然傳習其術者多不能通古人之意是編於背瘡疔瘡眼科痔證四者所載證治尤詳蓋作者所擅長在此中間如論背瘡條內所載蓮子蜂窠散走流注腎俞諸發名目猥衆乃能一一討論各詳其證之形狀與得病之因療治之法條分縷晰爲自來瘍科所未及其疔瘡門內所立追疔奪命湯一方備詳加減之法學者苟能觸類旁通亦足以資博濟之用非精於是術者不能作也雖雜瘡證諸門稍有闕佚然綱要具存正不以不完爲病矣乾隆四十六年二月恭校上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卷五十七

子部九

醫家類二

素問元機原病式

臣等謹案素問元機原病式一卷金劉完素撰完素字守真河間人事蹟具金史方技傳是書因素問至真要論詳言五運六氣盛衰勝復之理而以病機一十九條附於篇末乃於十九條中采一百七十六字演爲二百七十六字以爲綱領而反復辨論以申之凡二萬餘言大旨多主於火故張介賓作景岳全書攻之最力然完素生於北地其人稟賦多強兼以飲食醇醲久而蘊熱與南方風土原殊又完素生於金朝人情淳樸習於勤苦大抵充實剛勁亦異乎南方之脆弱故其持論多以寒涼之劑攻其有餘皆能應手奏功其作是書亦因地因時各明一義補前人所未及耳醫者拘泥成法不察虛實概以伐戕生氣譬

諸檢譜角觝宜其致敗其過實不在譜也介賓憤疾力排盡歸其罪於完素然則參桂誤用亦可殺人又將以是而廢介賓書哉張機傷寒論有曰桂枝下咽陽盛乃斃承氣入胃陰盛以亡明藥務審證不執一也故今仍錄完素之書並著偏主之弊以持其平焉乾隆四十七年九月恭校上

宣明方論

臣等謹案宣明方論十五卷金劉完素撰是書皆對病處方之法首諸證門自煎厥薄厥飧洩腹脹以至諸痺心疝凡六十一證皆采自內經諸論每證各有主治之方一宗仲景次諸風次熱次傷寒次積聚次水濕次痰飲次勞次燥次洩痢次婦人次補養次諸痛次痔瘻次瘡疾次眼目次小兒次雜病共十七門每門各有總論亦發明運氣之理兼及諸家方論子軒岐奧旨實多所闡發而好用涼劑偏主其說者不無流弊在善用者消息之耳考原病式自序云作醫方精要宣明論一部三卷十萬餘言今刊入河間六書者乃有十五卷其中如

三卷之菊葉湯薄荷白檀湯四卷之妙功藏用丸十二卷之萆茄丸補中丸楮實子丸皆注新增字而七卷之信香十方青金膏不注新增字者據其方下小序稱灌頂法王子所傳併有偈呪金時安有灌頂法王顯爲元明以後之方則竄入而不注者不知其幾矣卷增于舊殆以是歟乾隆四十七年四月恭校上傷寒直格論方

臣等謹案傷寒直格論方三卷傷寒標本心法類萃二卷舊本題金劉完素撰傷寒直格方大旨出入於原病式而於傷寒證治議論較詳前序一篇不知何人所撰馬宗素傷寒醫鑒引平城翟公宵行遇燈之語與此序正相合殆即翟公所撰歟醫鑒又云完素著六經傳變直格一部計一萬七千零九字又於宣明論中集緊切藥方六十道分爲六門亦名直格此書有方有論不分門類不能確定爲何種卷首又題爲臨川葛雍編蓋經後人竄亂未必完素之舊矣傷寒標本心法類萃上卷分別表裏辨其緩急下卷則載其所用之方其上卷傳

染一條稱雙解散益元散皆爲神方二方即完素所製不應自譽至此考完素原病式序稱宗仲景之書率參聖賢之說推夫運氣造化自然之理以集傷寒雜病脈證方論之文一部三卷十萬餘言目曰醫方精要宣明論云云今檢宣明論中已有傷寒二卷則完素治傷寒法已在宣明論中不別爲書二書恐出於依託流傳已久疑以傳疑姑存之以備參考焉乾隆四十七年十月恭校上保命集

臣等謹案保命集三卷金張元素撰元素字潔古易州人八歲應童子舉二十七試進士以犯廟諱下第乃去而學醫精通其術因抒所心得述爲此書凡分三十二門首原道原脈攝生陰陽諸論次及處方用藥次第加減君臣佐使之法于醫理精蘊闡發極爲深至其書初罕傳播金末楊威始得其本刊行之而題爲河間劉完素所著明初寧王權重刊亦沿其誤并僞撰完素序文詞調于卷首以附會之至李時珍作本草綱目始糾其謬而定爲出于元素之手于序

例中辨之甚明考李濂醫史稱完素嘗病傷寒八日頭痛脈緊嘔逆不食元素
往候令服其藥完素大服如其言遂愈元素自此顯名是其造詣深邃足以自
成一家原不必託完素以爲重今特爲改正其僞託之序亦並從刪削焉乾隆
四十七年五月恭校上

儒門事親

臣等謹案儒門事親十五卷金張從正撰從正字子和號戴人睢州考城人興
定中召補太醫尋辭去與麻知幾常仲明輩講求醫理輯爲此書有說有辨有
記有解有誠有箋有證有式有斷有論有疏有述有衍有訣有十形三療有六
門三法名目頗煩碎而大旨主於用攻其曰儒門事親者以爲惟儒者能明其
理而事親者當知醫也從正宗河間劉守眞用藥多寒涼其汗吐下三法當時
已多異議故書中辨謗之處爲多丹溪朱震亨亦譏其偏後人遂併其書置之
然病情萬狀各有所宜當攻不攻與當補不補厥弊維均偏執其法固非竟斥

其法亦非也惟中間負氣求勝不免太激顧矯庸醫恃補之失或至於過直又傳其學者不知察脈虛實論方久暫概以峻利施治遂致爲世所藉口要之未明從正本意耳乾隆四十七年四月恭校上

內外傷辨惑論

臣等謹案內外傷辨惑論三卷元李杲撰杲字明之自號東垣老人東明人少好醫藥從易水張元素遊盡得其傳是編發明內傷之證有類外感辨別陰陽寒熱有餘不足而大旨總以脾胃爲主故特製補中益氣湯專治飲食勞倦虛人感冒法取補土生金升清降濁妙得陰陽生化之旨其闡發醫理至爲深微前有自序題丁未歲序中稱此論束之高閣十六年以長歷推之其書蓋成于金哀宗之正大九年辛卯也乾隆四十七年十月恭校上

脾胃論

臣等謹案脾胃論四卷元李杲撰杲既著辨惑論恐世俗不悟復爲此書其說

以土爲萬物之母故獨重脾胃引經立論精鑿不磨明孫一奎醫旨緒餘云東垣生當金元之交中原擾攘士失其所人疲奔命或以勞倦傷脾或以憂思傷脾或以飢飽傷脾病有緩急不得不以急者爲先務此眞知杲者也前後二序一爲元好問一爲羅天益考遺山文集有爲杲所作傷寒會要引一篇備載其所治驗元史方技傳全取之而此序獨無意其偶有散佚歟然好問稱杲長於傷寒而今所傳者如辨惑論專言內傷蘭室祕藏備載雜證獨不及傷寒是傷寒會要尤東垣之祕旨又戴良九靈山房集有抱一翁項昕傳稱昕曾作脾胃後論以補東垣之未備惜其書皆失傳矣乾隆四十七年十月恭校上

蘭室祕藏

臣等謹案蘭室祕藏六卷元李杲撰杲有內外傷辨惑論諸書已著錄此書題曰蘭室祕藏者取黃帝素問藏諸靈蘭之室語也其治病分三十一門以飲食勞倦居首他如中滿腹脹如心腹痞胃脘痛諸證皆諄諄於脾胃蓋其所獨重

也考所發明內傷之類外感實有至理而以土爲萬物之母肝胃爲生化之源
尤前人所未發其脾胃虛損論一篇極言寒涼峻利之害可謂深切而著明矣
小兒門有斑疹論即今之痘證蓋當時未有痘名故統謂之斑而治法亦略耳
乾隆四十七年七月恭校上

醫壘元戎

臣等謹案醫壘元戎十二卷元王好古撰好古字進之趙州人官本州教授據
好古所作此事難知序蓋其學出於李杲然此書海藏黃耆湯條下稱杲爲東
垣李明之先生而易老大羌活湯條下稱先師潔古老人則好古實受業張完
素殆如趙匡陸淳同受春秋於啖助而淳又從匡講問歟自跋稱是書已成於
辛卯金哀宗正
大八年至丁酉春元滅金之
第四年爲人陰取之元稟已絕更無餘本予職州
庠杜門養拙齧鹽之暇無可用心想像始終十得七八試書首尾僅得復完其
書以十二經爲綱皆首以傷寒附以雜證大旨祖長沙緒論而參以東垣易水

之法亦頗採用和劑局方與丹溪門徑小異然如半硫丸條下註云此丸古時用今時氣薄不用則斟酌變通亦未始不詳且慎矣此本爲嘉靖癸卯遼東巡撫右都御史餘姚顧遂所刻萬歷癸巳兩淮鹽運同知鄞縣屠本峻又重刻之體例頗爲參差蓋書帕之本往往移易其舊式今無原本可校亦姑仍屠本錄之焉乾隆四十七年五月恭校上

此事難知

臣等謹案此事難知四卷元王好古撰好古字海藏趙州人李杲之高弟也是編專述杲之緒論於傷寒證治尤詳其間三焦有幾分別手足明孫一奎極稱其功但謂命門包絡於右尺同診又謂包絡亦有三焦之稱未免誤會經旨史稱杲長於傷寒而會要一書元好問實序之今其書已失傳則杲之議論猶賴此以存其一二前有至大元年自序稱得師不傳之祕旬儲月積寔就篇帙蓋好古所自爲裒輯者今本東垣十書竟屬之杲則非矣乾隆四十七年十月恭

校上

湯液本草

臣等謹案湯液本草三卷元王好古撰曰湯液者取漢志湯液經方義也上卷載東垣藥類法象用藥心法附以五宜五傷七方十劑中下二卷以本草諸藥配合三陰三陽十二經絡仍以主病者爲首臣佐使應次之每藥之下先氣次味次入某經所謂象云者藥類法象也心云者用藥心法也珍云者潔古珍珠也囊也其餘各家雖間有採輯然好古受業於潔古而講肄於東垣故二家用藥尤多徵引焉考本草藥味不過三品三百六十五名陶弘景別錄以下遞有增加往往有名未用即本經所云主治亦或古今性異不盡可從如黃連今惟用以清火解毒而經云能厚腸胃醫家有敢遵之者哉好古此書所列皆從名醫試驗而來雖爲數無多而條例分明簡而有要亦可云適於日用之書矣乾隆四十七年九月恭校上

瑞竹堂經驗方

臣等謹案瑞竹堂經驗方五卷元沙圖穆蘇

原作薩德彌
實今改正

撰沙圖穆蘇元史無

傳其事蹟不可考以吳激王都中二序核之則其字爲謙齋嘗以御史出爲建

昌太守是書即其在郡時所撰集也原書本十五卷楊士奇等文淵閣書目載

有一部一冊而晁璠寶文堂書目內亦列其名則是明中葉以前原帙尙存其

後遂鈔傳本今據永樂大典所載搜採編輯計所闕已十之五六而所存者尙

多謹依方詮次分立二十四門釐爲五卷中間如調補一門不輕用金石之藥

其處方最爲醇正又女科之八珍散卽四君子湯四物湯之併方其用尤廣明

薛己醫案已詳著之至瘡科所載返魂丹與今世瘍醫所用梅花點舌丹奪命

丹相類內托千金散以治癰毒亦見殊功是皆可資利濟之用惟幼科之褐丸

子與蘇沈良方中所列褐丸名目相類治療亦同特彼用烏頭桂香附乾薑陳

皮配合攻補兼行頗爲周密此乃用黑牽牛京三棱蓬莪朮諸品殊病其過於

峻利蓋金元方劑往往如斯由北人氣稟壯實與南人異治故也此在於隨宜消息不可以成法拘矣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校上

世醫得效方

臣等謹案世醫得效方二十卷元危亦林撰亦林字達齋南豐人官本州醫學教授是編積其高祖以下五世所集醫方合而成書一曰大方脈科分子目九十有一二曰小方脈科分子目七十有一三曰風科分子目十四曰產科兼婦人雜病科分子目三十有三五曰眼科分子目十二六曰口齒兼咽喉科分子目六七曰正骨兼金鏃科分子目二十九八曰瘡腫科分子目二十四共十九卷附以孫真人養生法節文一卷其總目鍼灸一科有錄無書校檢其文皆散附各科之中蓋標題疎舛實非缺佚自序稱始於天歷元年迄功於後至元三年其用力亦云勤篤前有至元五年太醫院題識蓋江西官醫提舉司以是書牒醫院下諸路提舉司重校覆白於醫院而後刊行亦頗矜慎云乾隆四十

七年十一月恭校上

格致餘論

臣等謹案格致餘論一卷元朱震亨撰震亨字彥修號丹溪金華人受業于羅知悌得劉守真之傳其說謂陽易動陰易虧獨重滋陰降火創爲陽常有餘陰常不足之論張介賓等攻之不遺餘力然震亨意主補益故諄諄以飲食色欲爲箴所立補陰諸丸實多奇效孫一奎醫旨緒餘云丹溪生當承平見人多酗酒縱欲精竭火熾復用剛劑以至於斃因爲此救時之說惟言之稍過後人不察遂以寒涼殺人此不善學丹溪者也立說可謂平允是編前有自序云古人以醫爲吾儒格物致知之一事故特以是名書其自負可知矣乾隆四十七年九月恭校上

局方發揮

臣等謹案局方發揮一卷元朱震亨撰以和劑局方不載病源止於各方下條

列證候立法簡便而未能變通因一一爲之辨論大旨專爲闢溫補戒燥熱而

作張介賓景岳全書云局方一書宋神宗

案此方成於徽宗之時介賓以爲神宗殊爲舛誤謹附訂於此詔天

下高醫奏進而成雖其中或有過於粉飾者神效之方亦必不少豈可輕議云

云其意頗不以震亨爲然考震亨之學出於宋內官羅知悌知悌之學距河間

劉完素僅隔一傳完素主於瀉火震亨則主於滋陰雖一攻其有餘其劑峻利

一補其不足其劑和平而大旨不離其淵源故於局方香竄燥烈諸藥諄諄置

辨明以來沿其波者往往以黃蘗知母戕傷元氣介賓鑒其末流故惟以益火

爲宗培擊劉朱不遺餘力其以冰雪凜冽爲不和以天晴日煖爲和取譬固是

然清風涼雨亦不能謂之不和礫石流金亦不能強謂之和各明一義而忘其

各執一偏其病實相等也故介賓之說不可不知而震亨是編亦未可竟廢也

乾隆四十七年五月恭校上

臣等謹案金匱鉤玄三卷元朱震亨撰明戴原禮校補中稱戴云者原禮說也末附論六篇不列於目錄中一曰火豈君相五志俱有論一曰氣屬陽動作火論一曰血屬陰難成易虧論一曰滯下辨論一曰三焦之疾燥熱勝陰論一曰泄瀉經濕治有多方論皆不題誰作觀其滯下辨論引震亨之言則亦原禮所加也震亨以補陰爲宗實開直補眞水之先其以鬱治病亦妙闡內經之旨開諸家無窮之悟雖所用黃蘗知母不如後人之用六味圓直達本原所製越鞠丸亦不及後人之用逍遙散和平無弊然華路濫縷究以震亨爲首庸是書詞旨簡明不愧鉤玄之目原禮所補亦多精確明史方技傳載此書於原禮傳中卷數與今本同稱其附以己意人謂不愧其師其爲醫家善本可知矣原禮洪武中御醫本名思恭以字行浦江人朱國禎湧幢小品曰戴元禮國朝之聖醫也太祖稱爲仁義人太孫即位拜院使云云元禮即原禮蓋國禎得諸傳聞故音同字異耳乾隆四十七年九月恭校上

扁鵲神應鍼灸玉龍經

臣等謹案扁鵲神應鍼灸玉龍經一卷元王國端撰國端婺源人其書專論鍼灸之法首爲一百二十穴玉龍歌八十五首次爲注解標幽賦一篇次爲天星十一穴歌訣十二首次爲人神尻神太乙九宮歌訣次爲六十六穴治證次爲子午流注心要祕訣次爲日時配合六法圖次爲盤石金直刺祕傳次又附以鍼灸歌及雜錄切要後有天歷二年國端弟子周仲良序稱託名扁鵲者重其道而神之其中名目頗涉鄙俚文義亦多淺近而剖析簡要循覽易明非精於其技者亦不能言之切當若是也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恭校上

外科精義

臣等謹案外科精義二卷元齊德之撰德之里居未詳以醫學博士充御藥院外科太醫是編先論後方於瘡腫診候淺深虛實最爲詳盡實開後來瘍醫法門案外科之書古來專行者少如宋張允蹈之保安方今已失傳李迅之背疽

方今始從永樂大典中裒輯成編世間別無行本而竇漢卿之經驗全書又多
依託不可信故治瘡瘍者當以此書爲主而參之內經以明經絡按之銅人以
施鍼灸則思過半矣原本附東垣十書之末孫一奎赤水玄珠引之竟稱東垣
外科精義然是書議論不及東垣或德之別有所授受耳乾隆四十七年九月
恭校上

脈訣刊誤

臣等謹案脈訣刊誤二卷元戴啟宗撰啟宗字同父金陵人官龍興路儒學教
授考隋書經籍志載王叔和脈經十卷唐志並同而無所謂脈訣者呂復羣經
古方論曰脈訣一卷乃六朝高陽生所撰託以和叔之名謬立七表八裏九道
之目以惑學者通眞子劉元賓爲之註且續歌括附其後詞旣鄙俚意亦滋晦
其說良是然以高陽生爲六朝人則不應隋志唐志皆不著錄是亦考之未審
文獻通考以爲熙寧以前人僞託得其實矣其書自宋以來屢爲諸家所攻駁

然泛言大略未及一一核正其失且淺俚易誦故俗醫仍相傳習啟宗是書乃考證舊文句句爲辨原書僞妄始抉摘無遺於脈學殊爲有裨明嘉靖間祁門汪機刊之又以諸家脈書要語類爲一卷及所撰矯世惑脈論一卷並附錄於後以其說足相發明仍並載之資參考焉乾隆四十七年五月恭校上

醫經濟洄集

臣等謹案醫經濟洄集二卷元王履撰履字安道崑山人學醫於金華朱彥修盡得其術至明初始卒故明史載入方技傳中其實乃元人也嘗以陽明篇無目痛少陰篇言胸背滿不言痛太陰篇無噎乾厥陰篇無囊縮必有脫簡乃取三百九十七法去其重複者二百三十八條復增益之仍爲三百九十七法因極論內外傷經旨異同併中暑之辨撰爲此書凡二十一篇其間闡發明切者如亢則害承乃制及四氣所傷皆前人所未及他若溫病熱病之分三陰寒熱之辨以及瀉南補北諸論尤確有所見又以素問云傷寒爲病熱言常不

言變至仲景始分寒熱然義猶未盡乃備列常與變作傷寒立法考一篇李中梓嘗稱之觀其歷數諸家俱不免有微詞而內傷餘議兼及東垣可謂少可而多否者然其會通研究洞見本原於醫道中實能貫徹源流非漫爲大言以夸世也乾隆四十七年五月恭校上

普濟方

臣等謹案普濟方四百二十六卷明周定王朱橚撰橚太祖第五子初封吳王洪武十一年改封周十四年就藩開封洪熙元年薨諡曰定事蹟見明史諸王列傳橚好學能文留心民事嘗作救荒本草已著於錄是書取古今方劑彙輯成編乃橚所自訂而教授滕碩長史劉醇等同考定之凡一千九百六十論二千一百七十五類七百七十八法六萬一千七百三十九方二百三十九圖可謂集方書之大全者李時珍本草綱目采錄其方至多然時珍稱爲周憲王則以爲橚子有燉所作未免舛誤明史藝文志作六十八卷與此不合疑六十八

上誤有脫文也其書摭摭浩博重複牴牾頗不免雜糅之弊然醫理至深寒涼
溫補用各攸宜虛實陰陽時亦有當俗師見聞不廣往往株守一偏用之適足
以致誤是書於一證之下備列諸方使學者依類推求於異同出入之間得以
窺見古人之用意因而折衷參伍不致爲成法所拘其有益於醫術者甚大正
不必以繁蕪爲病矣乾隆四十七年五月恭校上

推求師意

臣等謹案推求師意二卷明汪機輯機字省之號石山祁門人所著石山醫案
已著錄機私淑丹溪朱震亨震亨門人戴元禮嘗本震亨未竟之意推求闡發
筆之於書世無傳者機覩其本於歛人始錄之以歸其門人陳桷乃爲校而刊
行之其名亦機所題也元禮本震亨高弟能得師傅故所錄皆祕旨微言非耳
剽目竊者可比震亨以輔陰爲主世言直補真水者實由此開其先書中議論
大率皆本此意然俗醫不善學震亨者往往矯枉過正反致以寒涼殺人此書

獨能委曲圓融俾學者得其意而不滋流弊亦可謂有功於震亨者矣乾隆四十七年九月恭校上

玉機微義

臣等謹案玉機微義五十卷明徐用誠撰劉純續增用誠字彥純會稽人純字宗厚咸寧人用誠原本名曰醫學折衷凡分十七類純以其條例未備廣爲三十三類始改今名仍於目錄各注續添字以相辨識或於用誠原本十七類中有所附論亦注續添字以別之其書雖皆採掇諸家舊論舊方而各附案語多所訂正非餽釘鈔撮者可比嘉靖庚寅延平黃焯刻於永州首載楊士奇序知二人皆明初人士奇序謂二人皆私淑朱震亨今觀其書信然乾隆四十七年四月恭校上

仁端錄

臣等謹案仁端錄十六卷明徐謙撰其門人陳葵刪定謙字仲光嘉興人葵字

蓋夫嘉善人是書專論治痘諸法分別五臟及經絡傳變觀形色調列方論末卷附治疹之法案痘瘡之證古所不詳往往以斑疹統之自宋以來治小兒者莫如錢乙而藥證真訣亦略之蓋其氣之盛行在元以後故著爲方論者至明而詳是編推原本始備載治驗平正通達實爲痘科法門較之強分南北偏主攻補者殆不可以道里計矣乾隆四十七年三月恭校上

薛氏醫案

臣等謹案薛氏醫案七十七卷明薛己撰己字立齋吳縣人是書凡十六種己所自著者爲外科樞要四卷原機啟微三卷內科摘要二卷女科撮要二卷癘瘍機要三卷正體類要二卷保嬰粹要一卷口齒類要一卷保嬰金鏡錄一卷其訂定舊本附以己說者爲陳自明婦人良方二十三卷外科精要三卷王履明醫雜著六卷錢乙小兒真訣四卷陳文仲小兒痘疹方一卷杜本傷寒金鏡錄一卷及其父鎧保嬰撮要二十卷初刻於秀水沈氏板已殘缺天啟丁卯朱

明爲重刻之前有明紀事一篇載明病困時夢已教以方藥服之得愈又夢已求刻此書其事甚怪然精神所注魂魄是憑固亦理之所有不妨存其說也已本瘍醫後乃以內科得名其老也竟以瘍卒詬之者以爲溫補之弊終於自戕然已治病務求本原用八味丸六味丸直補真陽真陰以滋化源實自己發之其治病多用古方而出入加減具有至理多在一兩味間見其變化之妙厥後趙獻可作醫貫執其成法遂以八味丸六味丸通治各病甚至以六味丸治傷寒之渴膠柱鼓瑟流弊遂多徐大椿作醫貫砭因并集矢於薛氏其實非己本旨不得以李斯之故歸罪荀卿也世所行者別有一本益以十四經發揮諸書實非己所著亦非己所校蓋坊賈務新耳目濫爲增入猶之東垣十書河間六書泛收他家所作以足卷帙固不及此本所載皆己原書矣乾隆四十七年十月恭校上

鍼灸問對

臣等謹案鍼灸問對四卷明汪機撰機字省之祁門人是書上中三卷論鍼法
下卷論灸法及經絡穴道皆設爲問答語簡而明其論鍼能治有餘之病不能
治不足之病詳辨內經虛補實瀉之說爲指虛邪實邪又論古人充實病中於
外故鍼灸有功今人虛耗病多在內鍼灸不如湯液又論誤鍼誤灸之害與巧
立名目之誣尤術家所諱不肯言者其說可謂篤實矣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
恭校上

外科理例

臣等謹案外科理例七卷附方一卷明汪機撰機字省之號石山祁門人有鍼
灸問對已著錄是書成於嘉靖辛卯凡分一百四十七類又補遺七類共爲一
百五十四門後附方一卷凡一百六十五則機平日自稱外科必本諸內知乎
內以求乎外其如視諸掌乎治外遺內所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可謂探源之
論其曰理例者謂古人所論治無非理欲學者仿其例而推廣之也大旨主於

調補元氣先固根柢不輕用寒涼攻利之劑又分爲舍脈從證舍證從脈及治之不應別求其故三例用法通變亦異於轆轤之談惟措語拙澁驟讀之或不了了是其所短然方技之書不能責以文章之事存而不論可矣書中多引外科精要朱震亨之論又稱輯已成編得新甫薛先生心法發揮復采其說參入其中考新甫爲薛己之字己父鎧弘治時官太醫則己爲弘治正德間人是書杖瘡門中記療治武宗時廷杖諫官事則機在正德中亦以醫名二人同時而虛心從善如其持論平允良亦有由也乾隆四十七年五月恭校上

石山醫案

臣等謹案石山醫案三卷明陳桷撰桷祁門人學醫於同邑汪機因取機諸弟子所記機治療效驗裒爲一集每卷之中略分門類爲次自宋金以來太平惠民和劑局方行於南河間原病式宣明論方行於北局方多溫燥之藥河間主瀉火之說其流弊亦適相等元朱震亨始矯局之過通河間之變而補陰之說

出焉機所作推求師意一書實由戴元禮以溯震亨故其持論多主丹溪之法然王氏明醫雜著株守丹溪至於過用苦寒機復爲論以辨之其文今附醫案之末則機亦因證處方非拘泥一格者矣其隨試輒效固有由也舊本又有機門人陳鑰所作病用參者論一篇又有機所作其父行狀及李汎所作機小傳今亦併錄之備參考焉乾隆四十七年八月恭校上

名醫類案

臣等謹案名醫類案十二卷明江瓘編其子應宿增補瓘字民瑩歙縣諸生因病棄而學醫應宿遂世其業其書成於嘉靖己酉所採自史記三國志所載秦越人淳于意華佗諸人下迄元明諸名醫凡治驗之案見於諸書者摭摭殆徧分二百五門各詳其病情方藥瓘所隨事評論者亦夾註於下如傷寒門中許叔微治祕結而汗出一案衆醫謂陽明自汗津液已漏法當用蜜兌而叔微用大柴胡湯取效瓘則謂終以蜜兌爲穩又如轉胞門中朱震亨治胎壓膀胱一

案稱令產媪托起其胎瓘則謂無此治法其言不確凡斯之類亦多所駁正發明頗爲精審其中如尸蹙門中附載鍼驗引及酉陽雜俎所載高句驪人言髮中虛事與治病毫無所涉難產門中引焦氏類林載于法開令孕婦食肥羊十餘鬻鍼之即下事既不明食羊何義又不明所鍼何穴亦徒廣異聞無裨醫療皆未免驚博嗜奇然可爲法式者固十之八九亦醫家之法律矣瓘初成是編未及刊刻瓘沒之後應宿又以瓘之醫案分類附之而應宿醫案亦附焉歲久板剗近時歙縣鮑廷博又爲重刊其中間附考證稱琇案者乃魏之琇所加之琇字玉橫錢塘醫人也乾隆四十七年四月恭校上

赤水玄珠

臣等謹案赤水玄珠三十卷明孫一奎撰一奎字文垣號東宿又號生生子休寧人是編分門七十每門又各條分縷析如風門則有傷風眞中風類中風痞痲之別寒門則有中寒惡寒之殊大旨專以明證爲主故於寒熱虛實表裏氣

血八者諄諄致意其辨古今病證名稱相混之處尤爲明析惟第十卷怯損勞
瘵門附方外還丹專講運氣補液之法殊非岐黃正道蓋一奎以醫術遊公卿
間不免以是投其所好遂爲全書之大瑕是足惜耳原本卷末附醫旨緒餘二
卷醫案五卷今別自爲帙焦氏經籍志載孫一奎赤水玄珠十卷醫旨緒餘二
卷而不及醫案或所見非全本歟乾隆四十七年四月恭校上

醫旨緒餘

臣等謹案醫旨緒餘二卷明孫一奎撰發明太極陰陽五行之理備於人身分
別臟腑形質手足經上下宗氣營氣衛氣三焦包絡命門相火及各經絡配合
之義又引黃庭經以證丹溪相火屬右腎之非引脈訣刊誤以駁三因方三焦
有形如脂膜之謬分噎膈翻胃爲二證辨癩狂癇之異治皆卓然有特識其議
論諸家長短謂仲景不徒以傷寒擅名守眞不獨以治火要譽載人不當以攻
擊蒙譏東垣不專以內傷樹績陽有餘陰不足之論不可以疵丹溪而撻寧生

之技亦可並垂不朽尤千古持平之論原本與醫案同附赤水玄珠之後今各自爲帙云乾隆四十七年九月恭校上

證治準繩

臣等謹案證治準繩一百二十卷明王肯堂撰肯堂有尙書要旨已著錄是編肯堂嘗自謂先撰證治準繩八冊專論雜證分爲十三門附以類方八冊皆成于丁酉戊戌間其書採摭繁富而參驗脈證辨別異同條理分明具有端委故博而不雜于寒溫攻補無所偏主視繆希雍之餘派虛實不問但談石膏之功張介賓之末流診候未施先定人參之見者亦爲能得其平其諸傷門內附載傳尸勞諸蟲之形雖似涉乎語怪然觀北齊徐之才以死人枕療鬼疰則專門授受當有所傳未可槩疑以荒誕也其傷寒準繩八冊瘍醫準繩六冊則成于甲辰幼科準繩九冊女科準繩五冊則成于丁未皆以補前書所未備故仍以證治準繩爲總名惟其方皆附各證之下與雜證體例稍殊耳史稱肯堂好讀

書尤精于醫所著證治準繩該博精詳世競傳之其所著鬱岡齋筆塵論方藥者十之三四蓋于茲一藝用力至深宜其爲醫家之圭臬矣乾隆四十七年五月恭校上

本草綱目

臣等謹案本草綱目五十二卷明李時珍撰時珍字東璧蘄州人官四川蓬溪知縣是編取神農以下諸家本草薈粹成書複者芟之闕者補之譌者糾之凡十六部六十二類一千八百八十二種每藥標正名爲綱附釋名爲目次以集解辨疑正誤次以氣味主治附方其分部之例首水火次土次金石次草穀菜果木次服器次蟲鱗介禽獸終之以人前有圖三卷又序例二卷百病主治藥二卷於陰陽標本君臣佐使之論最爲詳析考諸家本草舊有者一千五百一十八種時珍所補者又三百七十四種搜羅羣籍貫串白氏自謂歲歷三十書采八百餘家稿凡三易然後告成者非虛語也其書初刻於萬歷間弇州山人

王世貞爲之序其子建元又獻之於朝有進疏一篇冠於卷首 國朝順治間
錢塘吳毓昌重訂付梓於是業醫者無不家有一編明史方技傳極稱之蓋集
本草之大成者無過於此矣乾隆四十七年四月恭校上

奇經八脈考

臣等謹案奇經八脈考一卷明李時珍撰其書謂人身經脈有正有奇手三陰
三陽足三陰三陽爲十二正經陰維陽維陰蹻陽蹻衝任督帶爲八奇經正經
人所共知奇經醫所易忽故特評其病源治法並參考諸家之說薈粹成編其
原委精詳經緯貫徹洵辨脈者所不可廢又創爲氣口九道脈圖暢發內經之
旨而詳其診法尤能闡前人未洩之祕考明初滑壽嘗撰十四經發揮一卷於
十二經外益以督任二脈舊附刊薛己醫案之首

案薛己醫案凡二本醫家據其一本不載此書

爲繩墨時珍此書更加精核然皆根據靈樞素問以究其委曲而得其端緒此
以知徵實之學由於考證遞推遞密雖一技亦然矣乾隆四十七年十月恭校

上

瀕湖脈學

臣等謹案瀕湖脈學一卷明李時珍撰宋人剽竊王叔和脈經改爲脈訣其書之鄙謬人人知之然未能一一駁正也至元戴啟宗作刊誤字剖句析與之辨難而後其僞妄始明啟宗書之精核亦人人知之然但斥質本之非尙未詳立一法明其何以是也時珍乃撮舉其父言聞四診發明著爲此書以正脈訣之失其法分浮沈遲數滑濇虛實長短洪微緊緩扞弦革牢濡弱散細伏動促結代二十七種毫釐之別精核無遺又附載宋崔嘉彥四言詩一首及諸家考證脈訣之說以互相發明與所作奇經八脈考皆附本草綱目之後可謂既能博考又能精研者矣自是以來脈訣遂廢其廓清醫學之功亦不在戴啟宗下也

乾隆四十七年十月恭校上

傷寒論條辨

臣等謹案傷寒論條辨八卷附本草鈔一卷或問一卷痙書一卷明方有執撰有執字中行歙縣人是書刻於萬歷壬辰前有己丑自序一篇又有辛卯後序一篇又有癸巳所作引一篇則刻成時所加也大旨以後漢張機傷寒卒病論初編次於晉王叔和已有所改移及金成無己作注又多所竄亂醫或以爲不全之書置而不習或沿習二家之誤彌失其真乃竭二十餘年之力尋求端緒排比成編一一推作者之意爲之考訂故名曰條辨其原本傷寒例一篇不知爲何人所加者竟削去之而以本草鈔一卷或問一卷附綴於末又以醫家誤痙爲驚風多所夭枉乃歷引素問金匱要略傷寒卒病論諸說爲痙書一卷併附於末有執歿後其板散佚江西喻嘉言遂採掇有執之說參以己意作傷寒尙論篇盛行於世而有執之書遂微 國朝康熙甲寅順天林起龍得有執舊本惡嘉言之剽襲舊說而諱所自來乃重爲評點刊板併以尙論篇附刊於末以證明其事即此本也起龍序文於嘉言毒詈醜詆頗乖雅道其所評論亦皆

贊美之詞於病證方藥無所發明今並削而不載所附刻之尙論篇原本具存已別著錄其異同得失可以互勘不待此本之複載今亦削之而附見原目於此焉乾隆四十七年四月恭校上

先醒齋廣筆記

臣等謹案先醒齋廣筆記四卷明繆希雍撰希雍字仲醇常熟人明史方技傳附見李時珍傳中天啟中王紹徽作點將錄以東林諸人分配水滸傳一百八人姓名稱希雍爲神醫安道全以精於醫理故也是編初名先醒齋筆記乃長興丁元薦取希雍所用之方裒爲一編希雍又增益羣方兼采本草常用之藥增至四百餘品又增入傷寒溫病時疫治法故曰廣筆記希雍與張介賓同時介賓守法度而希雍頗能變化介賓尙溫補而希雍頗用寒涼亦若易水河間各爲門徑然實各有所得力朱國禎湧幢小品記天啟辛酉國禎患膈病上下如分兩截中痛甚不能支希雍至用蘇子五錢即止是亦足見其技之工矣乾

隆四十七年十月恭校上

神農本草經疏

臣等謹案神農本草經疏三十卷明繆希雍撰希雍字仲醇常熟人素精於脈理是編分本草爲十部首玉石次草次木次人次獸次禽次蟲魚次果次米穀次菜皆以神農本經爲主而發明之附以名家主治藥味禁忌次序悉依宋大觀中證類本草部分混雜者爲之移正首爲序例二卷論三十餘首備列七方十劑及古人用藥之要自序云據經以疏義緣義以致用參互以盡其長簡誤以防其失是也喻昌嘗言古今本草止述藥性之功能惟繆氏兼述藥性之過劣不知草木之性正取其偏以適人之用其過劣又何必言然藥類繁多性味互異與其失於臨時不若慎於其始希雍特爲分析俾人知藥之利亦知藥之害用意良苦雖徵引該洽不如李時珍之綱目而簡易易從要亦未可輕議耳

乾隆四十七年四月恭校上

類經

臣等謹案類經三十二卷明張介賓撰介賓字會卿號景岳山陰人是書以素問靈樞分類相從一曰攝生二曰陰陽三曰藏象四曰脈色五曰經絡六曰標本七曰氣味八曰論治九曰疾病十曰鍼刺十一曰運氣十二曰會通共三百九十條又益以圖翼十一卷附翼四卷雖不免割裂古書而條理井然易于尋覽其註亦頗有發明考元劉因靜修集有內經類編序曰東垣李明之得張氏之學者鎮人羅謙甫嘗從之學一日遇予言先師嘗教予曰夫古雖有方而方則有所自出也子爲我分經病證而類之則庶知方之所自出矣予自承命凡三脫稿而先師三毀之研磨訂定三年而後成名曰內經類編云云則以內經分類實自李杲創其例而羅天益成之今天益之本不傳介賓此編雖不以病分類與杲例稍異然大旨要不甚相遠即以補其佚亡亦無不可矣乾隆四十年

七年四月恭校上

景岳全書

臣等謹案景岳全書六十四卷明張介賓撰介賓字會卿號景岳別號通一子山陰人父爲定西侯客介賓從之入京師就名醫金夢石學盡得其術學問淹博凡象數星緯堪輿律呂皆能究其底蘊而於醫尤深其持論以流俗專用寒涼爲害甚至故力主補火之論以救滋陰之弊是書綜覈百家刻晰微義勒成數十萬言餘姚黃宗羲以爲王冰之所未盡推獎之詞未免溢量然自金元以來河間劉守真立諸病皆屬於火之論丹溪朱震亨立陽有餘陰不足及陰虛火動之論後人拘守其方不能審求虛實寒涼攻伐動輒濫施遂不免於貽害介賓力救其偏謂人之生氣以陽爲主難得而易失者惟陽旣失而難復者亦惟陽因立右歸丸一方專補命門之火與左歸丸相輔而行其神明變化雖不能及薛己新方之妙而其中如大補元煎之治虛損貞元飲之治氣脫金水六君煎之治寒痰胃關煎之治瀉痢以及理陰煎回陽飲諸方用之者亦往往有

效在近代可謂良醫至於株守其說偏溫偏補動以參桂戕人者又其末流之弊矯枉過直固不得以是咎介賓矣乾隆四十七年四月恭校上

溫疫論

臣等謹案溫疫論二卷明吳有性撰有性字又可震澤人是書成於崇禎壬午以四時不正之氣發爲溫疫其病與傷寒相似而迥殊誤作傷寒治之多死古書未能分別乃著論以發明之大抵謂傷寒自毫竅而入中於脈絡由表入裏故其傳經有六自陽至陰以次而深溫疫自口鼻而入伏於膜原其邪在不表不裏之間其傳變有九古人以溫疫爲雜證醫書往往附見不立專門又或誤解素問冬傷於寒春必病溫之文妄施治療有性因崇禎辛巳南北直隸山東浙江同時大疫以傷寒法治之不效乃推求病源著爲此書溫疫一證始有繩墨之可守亦可謂有功於世矣其書不甚詮次似隨筆劄錄而成今姑仍其舊其下卷正名一篇傷寒例正誤一篇諸家溫疫正誤不原日以蓋成載篇一書

後所續入今亦併錄之成完書焉乾隆四十七年九月恭校上

痲瘧論疏

臣等謹案痲瘧論疏一卷明盧之頤撰之頤字子繇錢塘人是書論痲瘧證治於虛實寒熱四者最爲詳盡足以發明素問瘧論刺瘧法諸篇微意大旨謂瘧屬陽痲屬陰日作者屬陽間日間數日作者屬陰而曰溫曰寒曰瘧曰牝皆可

以痲瘧該之其主方多用王肯堂證治準繩其餘所列諸方亦多簡當雖爲書不過一卷然治瘧之法約略盡乎是矣杭世駿道古堂集有之頤小傳稱所著初有金匱要略模象爲其父所焚續著有本草乘雅半偈今行於世後著有摩索金匱九卷又有傷寒金鏡鈔醫難析疑二書今未見傳本獨無此書之名或世駿作傳之時未見其本故爾疎漏歟乾隆四十七年五月恭校上

本草乘雅半偈

臣等謹案本草乘雅半偈十卷明盧之頤撰其說謂神農本經三百六十五種

應周天之數無容去取但古有今無者居三之一因於本經取二百二十二種
又於歷代名家所纂自陶宏景別錄至李時珍綱目諸書內采取一百四十三
種以合三百六十五之數未免拘牽附會然考據該洽辨論亦頗明晰於諸家
藥品甄錄頗嚴雖詞稍枝蔓而於本草究爲有功其曰乘雅者四數爲乘此書
初例有覈有參有衍有斷每藥之下其目有四故曰乘也又曰半偈者明末兵
燹佚其舊稿之頤追憶重修乃以覈參該衍斷已非原書之全故曰半也立名
亦可謂僻澀矣案杭世駿所作之頤傳稱其父復精於醫理嘗著本草綱目博
議有椒菊雙美之疑不能決得之頤私評而決因令面判匕藥皆有至理病亟
趣令之頤成之歷十八年而本草乘雅始出中冠以先人字者即博議也則此
書實繼其父書而作惟此本十卷而世駿傳作十二卷則不知其何故矣乾隆

四十七年五月恭校上

臣等謹案醫宗金鑑九十卷乾隆四年 詔出內府所藏醫書善本 命大學士臣鄂爾泰董率醫院諸臣編纂至乾隆七年書成刊行首以訂正傷寒論註十七卷次以訂正金匱要略註八卷蓋醫書始於靈樞素問有法無方猝難施用至漢張機傷寒論金匱要略二書乃立爲方法而義理深奧舊註罕能闡發茲逐條詮釋用爲察脈立方之本次爲刪補名醫方論八卷以推求古人立方之意次爲四脈要訣一卷取崔紫虛脈訣合於靈素之說詳論望聞問切之法次爲運氣要訣一卷以闡五運六氣之理次爲諸科心法要訣五十一卷正骨心法要旨四卷皆有圖有說有方有論有歌訣俾學者旣易考求復便成誦爲自來醫家諸書所未有誠能熟而習之庶幾和扁可學而至而我 皇上仁民壽世之盛心覃被無疆矣乾隆四十七年五月恭校上

尙論篇

臣等謹案尙論篇八卷 國朝喻昌撰昌字嘉言南昌人是書本名尙論張仲

景傷寒論重編三百九十七法其文過繁難舉世稱尙論篇者省文也首爲尙論大意一篇次爲辨王叔和編次之失一篇次爲辨林億成無己校註之失一篇次爲駁正王叔和序例一篇皆不入卷數其於傷寒論原文則六經各自爲篇而以合病併病壞病痰病四類附三陽經末以過經不解差後勞復病陰陽易病三類附三陰經末每經文各冠以大意綱舉目析頗有條理故醫家稱善本焉康熙甲寅順天林起龍重刻方有執之書以昌此書附後各施評點極論昌之所註全出於剽竊方氏醜詞毒詈無所不加夫儒者著書尙相祖述醫家融會舊論何可遽非況起龍所評方氏則有言皆是喻氏則落筆即非亦未免先存成見有意吹毛斲門戶之見別有所取未可據爲定論故今仍與方氏之書並著於錄焉乾隆四十七年九月恭校上

醫門法律

臣等謹案醫門法律十二卷附寓意草一卷 國朝喻昌撰昌嘗著尙論篇發

明仲景傷寒之理精微透關皆前人所未及是編又取風寒暑濕燥火六氣及諸雜證分門別類每門先冠以論次爲法次爲律法者治療之術運用之機律者明著醫之所以失而判定其罪如折獄然蓋古來醫書惟著病源治法多不及施治之失即有辨明舛謬者亦僅偶然附論而不能條條備摘其失昌此書專爲庸醫誤人而作其分別疑似既深明毫釐之差千里之謬使臨證者不敢輕嘗其抉摘瑕疵併使執不寒不熱不瀉之方苟且依違遷延致變者皆無所遁其情狀亦可謂思患預防深得利人之術者矣後附寓意草一卷皆其所治醫案首冠論二篇一曰先議病後用藥一曰與門人定議病式次爲治驗六十二條皆反覆推論務闡明審證用藥之所以然較各家醫案但泛言某病用某藥愈者亦極有發明足資開悟云乾隆四十七年三月恭校上

傷寒舌鑑

臣等謹案傷寒舌鑑一卷 國朝張登撰登字誕先長洲人璠之子是書備列

傷寒觀舌之法分白胎黑胎灰色紅色紫色灰醬色藍色八種末附妊娠傷寒舌爲圖一百二十各有總論案舌白胎滑之說始見張機傷寒論而其法不詳後金鏡錄推至三十六圖未爲賅備觀舌法衍至一百三十有七圖又頗病繁蕪登以己所閱歷參證于二書之間削繁正舛以成是編較之脈候隱微尤易考驗固論傷寒者所宜參取也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恭校上

傷寒兼證析義

臣等謹案傷寒兼證析義一卷 國朝張倬撰倬字飛疇吳江人著醫通之張璐即其父也是書專論傷寒而挾雜病者分中風虛勞中滿腫脹噎膈反胃內傷宿食咳嗽咽乾閉塞頭風心腹痛亡血多汗積聚動氣疝氣淋濁瀉痢胎產凡十七種設爲問答以發明之案傷寒論所謂合病併病止言六經兼證而不及雜病醫家不明兼證之意往往於脈參差之際或顧彼而失此或治此而妨彼爲害頗深此書一一剖析使治病者不拘於一隅不惑於多岐亦可謂有功

於傷寒矣乾隆四十七年九月恭校上

絳雪園古方選註

臣等謹案絳雪園古方選註十六卷附得宜本草一卷 國朝王子接撰子接字晉三長洲人所選之方初非祕異而其中增減之道銖兩之宜發揮透徹洵爲醫家之功臣前有自序稱釐爲三卷上卷獨明仲景一百一十三方三百九十七法中下二卷發明內科女科外科幼科眼科及各科之方末附雜方藥性以書按之則和寒溫汗吐下六劑及內科以下諸科上中下三品本草俱各自爲帙不題卷數蓋其門人葉桂吳蒙等所分也今以篇帙較多分卷十六而得宜本草則附于末云乾隆四十七年九月恭校上

續名醫類案

臣等謹案續名醫類案六十卷 國朝魏之琇撰之琇旣校刊江瓘名醫類案病其尙有未備因續撰此編雜取近代醫書及史傳地志文集說部之類分門

排纂大抵明以來事爲多而古事爲確書所遺者亦間爲補苴故網羅繁富細大不捐如疫門神人教用香蘇散一條猶曰存其方也至腳門載張文定患腳疾道人與綠豆兩粒而愈一條是斷非常食之綠豆豈可錄以爲案又如金瘡門載薛衣道人接已斷之首使人回生一條無藥無方徒以語怪更與醫學無關如斯之類往往而是殊不免蕪雜又蟲獸傷門於薛立齋文蟲入耳一條註曰此案耳門亦收之非重出也恐患此者不知是蟲便檢閱耳云云而腹疾門中載金臺男子誤服乾薑理中丸發狂入井一條隔五六頁而重出又是何義例乎編次尤未免潦草然採摭旣博變證咸備實足與江瓘之書互資參考又所附案語尤多所發明辨駁較諸空談醫理固有實徵虛揣之別焉乾隆四十七年十月恭校上

神農本草百種錄

臣等謹案神農本草百種錄一卷 國朝徐大椿撰大椿字靈胎號洄溪吳江

人世傳神農本草經三卷載藥三百六十五味分上中下三品今單行之本不傳惟見于唐慎微本草所載其刊本以陰文書者皆其原文也大椿以舊註但言其當然不言其所以然因于三品之中採掇一百種備列經文而推闡主治之義有常用之藥而反不收入者其凡例謂辨明藥性使人不致誤用非備品以便查閱也凡所箋釋多有精意較李時珍本草綱目所載發明諸條頗爲簡要然本草雖稱神農而所云出產之地乃時有後漢之郡縣則後人附益者多如所稱久服輕身延年之類率方士之說不足盡信大椿尊崇太過亦一一究其所以然殊爲附會又大椿所作藥性專長論曰藥之治病有可解者有不可解者其說最爲圓通則是書所論猶屬筌蹄之末要于諸家本草中爲有啟發之功者矣乾隆四十七年十月恭校上

蘭臺軌範

臣等謹案蘭臺軌範八卷 國朝徐大椿撰大椿持論以張機所傳爲主謂爲

古之經方唐人所傳已有合有不合宋元以後則彌失古法故是編所錄病論
惟取靈樞素問難經金匱要略傷寒論隋巢元方病源孫思邈千金方王燾外
臺祕要而止所錄諸方亦多取於諸書而宋以後方則採其義有可推試多獲
效者其去取最爲謹嚴每方之下多有附註論配合之旨與施用之宜於疑似
出入之間辨別尤悉較諸家方書但云主治某證而不言其所以然者特爲精
密獨其天性好奇頗信服食之說故所注本草於久服延年之論皆無所駁正
而此書所列通治方中於千金方鍾乳粉和劑局方玉霜圓之類金石燥烈之
藥往往取之是其過中之一弊觀是書者亦不可不知其所短焉乾隆四十七
年十月恭校上

傷寒類方

臣等謹案傷寒類方二卷 國朝徐大椿撰大椿字靈胎吳江人後漢張機傷
寒論乃晉王叔和蒐採成書本非機所自定金聊城成無己始爲作註又以己

意移易篇章自後醫家屢有刊本動以錯簡爲詞如治尙書者之爭洪範武成
註大學者之爭古本今本迄於有明終無定論大椿以爲非機依經立方之書
乃救誤之書當時隨證立方本無定序於是削除陰陽六經門目但使方以類
從證隨方證使人可按證以求方而不必循經以求證雖於古人著書本意未
必果符而於聚訟紛呶之中亦芟除葛藤之一術也其中辨證發明亦多精到
凡分一十二類計方一百一十有三末附六經脈法又論正證之外有別證變
證附以刺法皆有源委可尋自謂七年之中五易草稿乃成云乾隆四十七年
八月恭校上

醫學源流論

臣等謹案醫學源流論二卷 國朝徐大椿撰其大綱凡七曰經絡臟腑曰脈
曰病曰藥曰治法曰書論曰古今分子目九十有三持論多精鑿有據如謂病
之名有萬而脈之象不過數十種是必以望聞問三者參之又如病同人異之

辨兼證兼病之別亡陰亡陽之分病有不愈不死有雖愈必死又有藥誤不即死藥性有古今變遷內經司天運氣之說不可泥鍼灸之法失傳其說皆可取而人參論一篇涉獵醫書論一篇尤深切著明至于有欲救俗醫之弊而矯枉過直者有求勝古人之心而大言失實者以致論病則自岐黃以外秦越人亦不免詆排論方則自張機金匱要略傷寒論以外孫思邈劉守真李杲朱震亨皆遭駁詰于醫學中殆同毛奇齡之說經然其切中庸醫之弊者固不可廢也
乾隆四十七年四月恭校上